

如也宗周告以舍生取義之說觀彪佳之從容殉節可謂不負所學矣

勘本曰祁忠敏傳蕭山毛氏曰字幼文初授官瀕行跪其父故恭政承牒前請教不答或問之曰不見夫誨泐者乎繼壺而扶甕人藉以肘終其身不能泐一旦挾諸清冷之淵翻壺却甕擲其身入水而泐成矣今者入官則翻壺却甕擲其身入水按吾吳也威令大彰檄蘇松所屬有十革十四甲見詢之目革者革其弊申者申其所當行詢者詢

南疆繹史

列傳八卷

六

其何者可行何者在所革即屬所報之是否定黜陟郡中無厲者名打行以有事爲榮迴械其首惡四集鄉三老詢之曰可殺否曰可卽又詢諸觀者觀者亦曰殺之可于是掄大錘錘厚一寸寬半尺每十錘易一人操之錘至茲而陳屍於塗宜典鄉官陳爲舊輔周延儒僚婿奴客肆虐佔掠鄉間頗女田產怨家刑牲遷衆焚劫之遂先捕諸奴客至法追還所佔掠而奏奪陳氏父子官然後治怨家之爲亂者後乞病家居過八年嘗立賑災法

賑東南湖中寧紹台皆倣之行皆自効請恩開在逾限五年例詔免卽起掌察及召對賜茶餅福王監國旋議正大位抗言不可且曰羣帥勸表未至自古忠如陶侃尚以不預定策爲耻况其他乎尋

以民變安撫蘇州所至設先帝位率衆哭曉以大義言中原已無賊國有長君使人心得安揭榜通衢曰叛逆不可名忠義不可矜毋借鋤逆報私怨毋假勤王造旣亂民亂初定而嘉定華生家奴客勾合他家奴及羣不逞近萬人突起劫改各暴其

南疆繹史

列傳八卷

七

且踞坐素身笏縛而杖之忠敏悉捕之立斬數輩餘盡掩諸獄令曰有原主來保者得贖死於是諸奴搏頰鄉行句原主以免因募士爲蒼頭軍親教戰後張孫振黨糾劫之謂前阻正位乃爲潞王地竟勿與辨祇疏辭定策功所罷右都御史而歸大兵渡江貝勒宇羅駐營蕭然山下命將以貂裘聘六遺老首膠州次蕺山再次忠敏與格菴其二則降已忠敏駕言應召出瞞其所親宿別業中以目沉家人索之見水面露巾角詫曰是邪蓋入水

端坐之云 忠敏世爲山陰巨室其淡生堂藏書最富爲江南冠家居梅墅而園林池館在廬山其盛則甲於越東也夫人商有淑惠能文公子二理孫班孫後將兵江上傾家助饒思所以申父志而不得歎序賢矣詳據遺補傳

王瑞旃字聖木永嘉人天啓乙丑進士授蘇州推官兼理兌運軍民交兌恒相軋啓翼瑞旃調劑得宜歲省浮費三萬金上官爲勒石著令尋改河間推官入爲工部主事轉兵部職方員外郎擢鄖襄兵備僉事

南疆釋史

列傳八卷

八

會張獻忠據穀城乞撫總理能文燦許之瑞旃以爲非計謀於巡按林銘球總兵官左良玉將俟其至執之文燦固以爲不可瑞旃言賊以撫愚我我豈可以撫自愚文燦恚以爲撓撫局瑞旃曰非撓撫實濟撫也今良玉等力能辦賊南當費一選光化周士鳳四面分防皆爲勁敵當召布於穀城近郊下令會勦夫賊未剗而邊撫彼將無所懼惟示之以必勦之勢乃心折不敢貳否則玩而嘗我何以制其變也文燦不從瑞旃知事必敗亟陳隨征歸農解散三策又不

從乃自爲檄諭獻忠獻忠恃文燦庇已不聽瑞旃曰天下事可知矣繼而羣盜混世王整世王托天王小秦王過天星逼處均房間復乞撫文燦又力持之瑞旃曰爭撫必墮賊計且倉猝間前後受撫卽襄爲賊蔽矣文燦堅執不從明年獻忠果反瑞旃已以憂去獻忠留書于壁言己之叛總理使然列具上官姓名及取賄歲月多寡于下題其末曰不受獻忠錢者鄖襄道王瑞旃一人耳由是名大著南渡授太僕寺少卿將用爲湖廣巡撫極陳有司虐民狀旋告歸唐王

南疆釋史

列傳八卷

九

召赴福建仍故官督理兵餉未幾閩地全失温州亦不守諭降不應避之山中丁亥五月十五爲瑞旃生日從容拜家廟置酒高會既而良久不出則縊歿寢室矣遺命五日而殮及有司驗視恰日云

凌駟字龍翰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贊畫督師李建泰軍建泰至保定降賊駟遁至臨清臨清陷官吏潰降賊株求富室駟因商人之資募兵三千人權佩州印部署鄉勇說降賊將擒斬賊官臨清濟寧同日收復與德州諸生謝陞途相應謝陞

者起兵德州南中訛傳以爲故相謝陞者也駟間道使人上言請收拾山東通好南北又言膠州與南岸相對者爲廟灣宜設水師一旅與青齊義勇暗相結

援東郡可不勞而下當是時朝議方以江北分四鎮

遂無一人計及山東者疏入不省然駟孤軍難以自

立亦時與我朝通書問將以兵科給事中昇之駟

不受甲申七月東昌下駟走大名冬至南京陛見授

監察御史巡按山東而山東已潰駟乃入河南上方

畧云臣今與各寨將領約分地畫守倣古人合縱之

南疆釋史

列傳八卷

十

策一寨破約各寨致討以長河爲邊垣以各寨爲州

郡以守爲戰以農爲兵臣寢食於河創痕風裂不敢

自逸詔命吏兵二部給空札百餘以待歸正之人然

實無一軍相策應乙酉正月許定國殺高傑叛降與

李際遇導

大清兵從河南渡河駟行部至歸德兵猝至遣人入

城說降駟斬之次日守城吏民開門款迎駟將仰藥

次豫王下令須生致凌御史否者城且屠駟歎曰與

其慷慨而歎小民何如從容而全大義遂往見從子

潤生從之長揖不拜賜之酒辭不飲越日無降意王

取學道蔡鳳監軍道吳琦於階前斬之且云公以首

領易虛名乎曰駟已早辦一亦遺之貂裘革馬皆不

受是夜謂潤生曰吾艱險倍嘗欲守此士以爲江南

屏蔽今已矣臣志未盡歎有遺恨乃上書豫王言大

江以南天之所限否則揚子江頭淺御史卽錢塘江

上伍相國也遂與潤生同歿王命殯之吏民皆哭失

聲事聞贈兵部侍郎當江南初建白謂盡淮而守之

南疆釋史

二

以偷安孰知門庭撤而掌輿必不固也使於大兵

未集之日一軍北出與駟犄角爲勢則中原或可稍

持卽不然大兵傳檄而下亦未必若是之神且速

也豫王心重駟不忍殺之有以哉

陳潛夫初名朱明字元倩仁和人崇禎丙子舉人好

大言以賦俗廣交游多豪學臧否人物里人惡之嘗

與友人陸培有違言陸氏黨爲文逐潛夫潛夫不與

較避居華亭曰士貴自立垂不朽豈以翰墨爭是非

哉十六年授開封府推官時大湖以南五郡盡爲賊

蹂躪開封被河灌城虛無人諸持節者皆移封邱以

居有勦潛夫勿往者不聽乃馳之封邱甲申正月奉周王渡河至杞縣檄召旁近長吏設高皇帝位歃血誓守閭西平寨副將劉洪起勇而好義殺賊有功躬往說之五月五日方誓師而京師報陷乃慟哭合其下盡縞素率洪起兵先驅至杞俘賊偽官大破賊將陳德於柳園獲牛馬輜重無算時李自成已敗走山西福王立潛夫傳露布至南京朝中大喜卽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潛夫乃入朝言中興在進取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地尺寸不可棄其間豪傑結寨自固

南疆釋史

列傳八卷

三

可望丁之則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計也兩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撫紛紜並爲虛設若不想外拒專事退守舉土地甲兵之利委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時馬士英不恤國計佯應之而陰紕其言爾際開封汝寧間列寨百數劉洪起最大南陽列寨數十蕭應訓最大洛陽列寨亦數十李際遇最大諸帥中獨洪起志在効忠潛夫請予挂印爲將軍士英不聽而用其姻婭越其杰巡撫河南潛夫自九月入覲便道省親五日卽馳赴河上所建白皆不用諸鎮兵亦無至者其杰老憊不知兵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河南山東軍務止提空名不能馭諸將他寨聞潛夫來頗有歸意十月蕭應訓復南陽及泌陽舞陽桐柏諸縣遣其子三傑來獻捷潛夫飲之酒爲授告身鼓吹旌旗前導出三傑喜過望謁其杰其杰謂其勢衰而來附也意覘其賄故爲尊嚴倨辭色以見之且詆爲賊三傑泣而出大恨萌異心潛夫按行諸寨皆列旗帳鑼吹迎送其杰間過之諸寨輒閉門不出其杰志謂潛夫實使之日夜譖於士英士英怒歲終召潛夫還以

南疆釋史

列傳八卷

三

凌駟代潛夫亦遭外艱歸明年三月給事中林有本
疏劾御史彭遇颺并及潛夫遇颺爲士英私人置不
問令獨議潛夫罪已而有故妃童氏事王初封德昌
娶黃氏繼李再繼童封王妃洛陽陷遂相失太妃及
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也潛夫奏童妃故在王不
問妃乃詣其杰自陳本末劉良佐具禮送之會潛夫
至壽州見車馬駟從傳呼皇后來亦稱臣朝謁及童
氏入都王以爲假冒下鎮撫司拷問士英因責潛夫
妄謁妖婦逮下法司治之南京潰得歸魯王監國紹

南疆繹史

列傳八卷

古

興潛夫往謁命復故官加太僕寺少卿監軍浙西乃
自募二百人與孫熊諸家軍別營江上尋改大理寺
兼御史如故丙戌夏五月浙中防江師盡潰潛夫謂
其妻孟氏妾孟氏曰我爲忠臣爾爲烈女泉下差不
惡秉燭書絕命詞拜辭祖廟相携至化龍橋下曰不
圖孟氏有此二人拊其背令之先下乃自沉年僅三
十有七

何剛字懋人上海人崇禎庚午舉人爲人英毅有才
畧見海內亂作與同郡士結錢社誅迂儒徐言蹕

步之輩曰講求濟世事其成就乃多實學與陳子龍
徐孚達爲之魁也所交多奇士東陽許都亦以豪傑
自喜者嘗從剛學剛謂之曰子居天下精兵處高皇
帝嘗用之平亂矣盍不令成一旅以待用乎許都歸
散財結客招致數千人後爲邑令姚孫紫所陷十七
年春剛疏陳選練滅賊諸策帝褒納之又言國家設
制科立資格以約束天下豪傑此所以弭亂非所以
戢亂也今救民生匡君國則莫急於治兵然平生未
嘗學問一旦畀以兵戎孰能勝任臣願陛下親簡強

南疆繹史

列傳八卷

古

壯英敏之士命知兵大臣教習之日講韜鈴練筋骨
拓膽智陛下時召試之俟實學既成者特優其秩奇
以兵柄必能建奇功當一面臣嘗游東陽義烏間見
其人多智勇奮發忠義慷慨繼充書數言其兵可
用昔時名將勁旅半出其地臣願以布衣奔走聯絡
準繼光遺法申詳約束開導勸率並收徵娶奇才歲
餘必可赴湯蹈火使諸分布河南郡州則大寇不足
平也因薦許都及進士杭州姚奇亂生員同城周岐
陝西劉湘客時多歿者而剛不知帝壯其言特授兵

部職方可主事募兵金華先是賊逼京師陳子龍夏允彝以二千人聯海舟達天津爲緩急計及福王立子龍入爲給事申言防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之設更不容緩臣管召募得一千人請委何剛訓練從之九月命防篙子港轉本司員外即時朝廷草創庶務繁興皆非所急剛言臣請陛下三年之內宮室不必修禮樂百官不必備惟日求天下奇士智謀者決策廉明者理財勇捍者臨戎朝政爵祿軍務不出三者驅天下材能而圖之求富必富求強必強若漫無經

南疆釋史

列傳八卷

六

制空言恢復是卻行而求前也優游歲月潤色偏安是株守以待盡也惟廟堂不及文辭取士而以實用用人則真才皆爲國用而朝廷亦少浮議矣令大度之士分兵四出求草澤英雄得才多者受上賞則梟雄皆畢命疆場而內地亦解寇盜矣南人滿徙之江北地方或以賜爵或以贖刑則豪右皆盡力農事而軍資亦充實矣今臣竊觀廟堂經國者徒欲襲晉宋之餘業恐未必能及晉宋也尋命以其兵隸史可法可法甚奇其才剛亦以遇知己誓同生死大兵破

徐泗泗軍退屯瓦窰舖剛以所部會之及逼揚州因率之入衛可法曰城危矣矣無益也不如出城號召援兵以爲後圖剛歎曰剛計之熟矣天命已去民心瓦解誰復應者剛爲國家死則死之爲知己死則死之瀟忍而無成非智士也城陷以弓絃自勒死剛之才雖不盡用而其死則烈矣

勘本曰何兵部之論亦高濶而鮮實用徒以其後之從閣部死爲重耳原本列於凌御史後祁中丞前且截分兩卷綜錯甚矣竊溫氏言五人皆經濟

南疆釋史

列傳八卷

七

才則此五傳自應合作一卷也

南疆釋史勘本卷十四終

南疆釋史勘本卷十五目錄

雷川温氏原本

古高易氏勘定

列傳九卷

周 鏞

雷縝祚

周鍾

右臬案列傳第九◎温氏以鏞鍾縝祚三人為

南渡一大案也鏞以張孫振而夙縝祚以阮大

鍼而夙鍾又害於鏞而致夙夫馬士英力起六

鍼孫振輩乃歸其獄於從逆諸臣諸臣多以賄

南疆釋史

列傳九卷目錄

免迺歸其臬於鏞鍾縝祚而非致之夙地不快

也大鍼所謂立順案相對者斯也既各臬案則

他傳不得與竝因就此三人為一卷

南疆釋史勘本卷十五

列傳九卷

周鍾字仲馭號鹿溪金壇人父泰時雲南布政使鏞

舉鄉試第一崇禎戊辰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權稅

蕪湖以憂歸服闋授禮部主事抗疏極論不當寵任

內臣罷斥言官帝怒斥為民自是知名鏞伯父尚書

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黨附魏忠賢並列逆案鏞深

耻之通籍後即交東林矯矯名節及被放與宣以

沈壽民讀書茅山然好臧否人物是非不少假借名

南疆釋史

列傳九卷

愈高而謗議滋起矣會廷臣多論薦者起故官進郎

中復為給事中韓如愈劾罷南都議立呂大器姜曰

廣並主潞王鏞與雷縝祚往來遊說及福王立大器

被逐馬士英深惡曰廣令其私人朱統纘誣劾之而

指鏞縝祚為曰廣私黨悉置於理復詆鏞權闖時貪

肆狀士英亦劾周鍾從逆牽連及鏞有詔俱逮治鏞

叔父維持與弟前蕭山知縣銓及鍾因奏言家門不

幸鏞鍾兄弟成隲而鏞乃私刻燕中紀事國變錄諸

書偽換勸進表下江南策以誣鍾惡名流布不能洗

且鑣于陛下登極時首倡異謀別置擁戴是鍾罪止
一身鑣罪實在社稷也詔所司并勘先阮大鍼徙居
金陵招納時流置酒高會復聯絡諸廢類將為翻逆
案計鑣惡之曰此亂萌也與同社顧杲等出留都防
亂公揭討之以故大鍼憾甚必欲殺之獄急鑣囑御
史陳丹衷致書幣求解于士英為緝事者所獲丹衷
坐謫出為長沙知府御史羅萬爵上疏痛詆鑣且偏
詆東林明年三月誅妖僧大悲御史王愷因言斬百
大悲不如斬周鑣雷縝祚二人者妖所由興也夫真
南疆繹史 列傳九卷 二

雷縝祚字介公太湖人崇禎庚午舉於鄉十三年夏
帝思破格用人而考選止及進士乃命舉貢悉就銓
用為部寺司屬及州縣吏凡二百六十三人時號庚
辰特用命勒石太學以張大之而縝祚得刑部主事
踰年擢武德道兵備僉事十二月山東被兵縝祚固
守德州有詔獎勵乃劾督師范志完縱兵淫掠折除
軍餉搆大黨帝心善其言召之入朝與志完面質卒
誅志完而令縝祚還任初縝祚之來也意驕甚自謂
可得總憲故極意攻擊及是頗沮喪廷臣遂忌之尋
南疆繹史 列傳九卷 三

至既出海內帖然乃今日冒稱皇子明日冒稱皇后
希踵王耶故智實由二人譏訕新政造謗宮閣故訛
言煩興若不立斬二人恐魚腹藏書狐號叢野乘間
竊發而光祿卿祁逢吉與鑣同邑以譽鑣得為戶部
侍郎初鑣友人桐城左國棟蕪湖沈士柱皆列名防
亂公揭後避大鍼客左良玉所及良玉稱兵犯闕傳
檄討士英罪言其引用大鍼搆陷鑣縝祚士英大鍼
益怒謂良玉之兵鑣實召之遂得旨賜鑣縝祚自盡
二人聞命互書先帝遺臣于腹乃就縊

以憂去姜曰廣之謀立潞王也縝祚忝其謀及福王
立士英迺借縝祚傾曰廣以其為曰廣之門人也劉
孔昭嘗語大鍼曰當迎立時曰廣縝祚倡言上不可
立當設法阻之大鍼竟據以入告且曰陛下龍飛之
初不知彼欲設何法可為寒心曰廣尚不敢為賈充
而縝祚公然欲為成濟宜立正西市明年二月裕事
中林有本復劾其為不孝不忠至四月遂與鑣俱賜
自盡
初本曰介公此傳原列介生之後非是因其事與

仲馭相聯屬也今移次之

周鍾字介生鏞從弟也爲諸生有盛名舉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甫半載李自成陷京師鍾出降賊徒顧君恩薦之牛金星用爲檢討賊敗南歸周氏金壇貴族而其父子兄弟悉有離心鏞與鍾尤以才相忌各招致生徒立門戶汲引既廣敗類入焉彼訛此謗兩家弟子遇於途不交一揖鍾既降賊鏞門人徐時霖等益被以惡名朝中傳其勸進表有獨夫授首萬姓歸心比堯舜而有武功邁湯武而無虧德等語遠

南疆釋史

列傳九卷

四

近莫不切齒初鍾與弟某遇阮大鍼於酒肆席間弟與語不合推案壞座坐者皆失色鍾徐引去不爲訶劉澤清之鎮山東也慕鍾名奉五百金以交歡拒勿納以此二人深恨之至是大鍼用事與馬士英謀必欲殺鍾其年八月士英言給事中先時亨力阻南遷致使先帝身殞社稷而身先從賊爲大逆之尤庶吉士周鍾者勸進未已又勸賊早定江南聞其營際馬於先帝梓宮前臣不勝髮指其伯父應秋維持皆難忠賢鷹犬今鍾復爲闖賊忠臣梟獍萃一門逆惡種

兩世宜加赤族誅其胞兄銓尚厠衣冠之班從兄鏞儼然寅清之署均宜從坐用清逆黨鍾遂被逮初上英之起大鍼也爲廷臣所阻怒甚大鍼語人曰彼阻逆案我當立順案相對以闖僞號順也由是痛斥從賊諸人其以鍾爲首者以鍾自謂領袖復社繼嗣東林故曰爲黨魁而不知復社者舉場事之標榜非東林也鍾既繫獄數求解於士英不可得及六等定罪刑官解學龍置鍾次等待繫士英擬旨詰問學龍不得已改從一等而以停刑請士英怒學龍以此去位

南疆釋史

列傳九卷

五

明年四月御史張孫振再鞫杖鍾三十居數日而左兵撤至人情洶洶遂與先時亨武恂同棄市佚史曰故事小臣無賜自盡者蓋大鍼輩急欲殺之也初少詹事吳偉業奉使出都大鍼語之曰今上仁柔一切生殺予奪與數公主焉歸與諸君猿鶴夢穩定不赴同文獄也又曰周鍾先時亨聽之公論周鏞無效法惟雷續祚不可赦耳而御史張孫振必欲盡殺之給事中錢增曰鏞非從逆者孫振曰當以門戶誅之黃宗羲曰徐時霖爲鏞而嚙

鍾嗣因鍾以害鑣大鉞無心於殺鍾又因鑣以累
鍾事之不可知如斯要之立乎亂人之朝傾險狠
薄舉起蕭牆宜其不免也哉

揚本曰鍾在鄉里文名由鑣右鑣先五科得第而
鍾猶非訕之其假仁義以罵天下者已二十年
變降賊而爲賊畫策以自獻其能良不誣也後高
司寇倬命鍾至開新竹篔對象杖之數十善處不
知鍾於二十年前所請何書而肺肝之壞一至於
斯其於宗族兄弟間之勢不相能也亦無足推矣

南疆釋史

列傳九卷

六

仲馭自以門戶耻竭志蒞筵與羣小廷阮大鉞
初以魏奄義子而廢居金陵也陰謀復用諸名士
深詆之每於雨花挑葉間置酒高會大鉞嘗密遣
黎園子弟爲間諜竊聽公評諸名士當酣歌暢意
多戟手毒詈以爲快大鉞聞之輒嘲騁搥牀大恨
比時流賊南犯烽火及瓜步浦口人且疑大鉞爲
內應於是留都防亂檄之作也大鉞內銜且思
獨身逃匿於牛首山之祖堂使腹心收買檄文悉
收河石愈廣或謂大鉞曰周鑣之名以詬公而重

諸名士之黨又以詬公者媚鑣於是大鉞怨仲馭
及諸名下次骨一朝得志卽欲起大獄非殺之盡
不止也赧王立起廢仲馭與雷介公初以三朝要
典力阻定策廷士英意羣小遂謂仲馭欲迎立疎
藩及大鉞用事修要典翻逆案舉朝之號爲君子
者爭之市井中又滿布歌詠謂必殺馬阮於是忌
之者又謂仲馭實使之也馬阮因而合謀不運東
林諸臣則案不可翻不殺鑣一人則東林不盡不
根究迎立疎藩之名則殺鑣無名遂以鑣爲鍾兄

南疆釋史

列傳九卷

七

法當從坐一時坳奸者先後疏劾以驗成其辜與
介公同繫刑部獄校尉紛出捕諸名士善類一空
雷介公有直諫名癸未疏劾宜興當柄納賄招權
凡考選科道求總兵巡撫者必先通其幕客董廷
獻然後得之上始疑宜興放之歸復徵聽勘及賜
之歎以故衆正爲歸旣與仲馭同繫御史王愷迎
馬阮意請斬此二人吉服承旨入獄介公曰王愷
能斷我輩首邪仲馭曰不能則吉服何爲會左兵
起檄中有構陷周鑣雷續祥語馬阮益怒敷言鑣

與續祚實召左兵趣賜自盡乃各作家書互爲書
腹投纆外遺命仿伍子胥抉口意置棺雨花臺下
浹月而南都陷矣是日舉案質大鉞藉報私讐而
士英爲渠所用耳

左兵下大鉞欲借題報怨卽敷言兵實周雷所招
已又言歸德侯生將內應於是緹騎四出闔城鼎
沸矣侯生方域本復社中人大鉞所切齒者時厲
湖上以書誣大鉞其畧曰僕聞君子處已不飲自
怨而苛責佗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有不然

南疆釋史

列傳九卷

八

者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甚驕
後乃有欲終事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
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時念執事才選選嗟
惜彌日及僕之金陵求友大人曰御史成公勇雖
後進而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老友方公孔
炤汝當持刺拜牀下而語不及執事比至則成功
已得辜勵見方公方子以智與僕夙有交以此晨
夕過從執事同爲父行理當竭然不敢者執事當
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責僕與方公

厚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者過僕
甚恭每至必邀僕爲詩歌既得必喜而爲僕貰酒
奏伎招遊舫攜山屐殷殷不勸積旬日僕初疑之
問將軍將軍屏人以告曰是皆阮光祿所納交於
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有以道之君之
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前乎僕欲答謝之曰
光祿身爲貴卿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又安用此二
三書生爲哉僕果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絕僕若
猶從光祿遊竊恐無益於光祿辱相款入日意良
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
甚太過而執事顧舍怒不已僕誠無所逃鼻矣昨
夜方寢揚令君文馳敬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
都人洶洶阮光祿敬言於清議堂云子與左有舊
將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怒之且
恨之且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誠與左有舊亦
已奉熊尚書致馳書止之而其心事尚不可知若
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
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曰暮途窮

南疆釋史

列傳九卷

九

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
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惟
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既而
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
以相違之故執事當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
且改靜待數年則心事未必不暴自果暴自則天
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天下士果接踵
而至執事之門僕亦必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
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遭亂無家

南疆釋史

列傳九卷

十

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忤機一動長伏
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
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
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
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
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以告後世之操簡書者

據道補曰朝宗此書不惡而嚴其手蹟猶存萬
卷樓與刻稟畧有異阮鬻當周雷之獄已放手
殺人凡復社各流之來探問者豫屬獄吏報其

名次尾則倖脫者也而朝宗夷然不避尚爾游
燕魏歌狂言無忌故阮鬻就左兵之起以中之
使龍友不之告則必遭所荼毒矣夫君子小人
勢無兩立在馬阮之必殺周雷殊不足異而獨
惟仲馭構家門之變彼周銓者兄也張明弼者
甥也皆從而擠之以下石焉甚至門弟子之嘗
親受業者皆扇爲異翮但字仲馭而不先生又
舉人某以受德素深者至比部磨助時不時不
爲之地復呈身要路持疏恫喝多方畢力而邀
亦其師吁此紫陽門下之胡絃勵知垣韓侂胄
而遂屏朱子爲僞學也惟哉

南疆釋史

列傳九卷

十一

南疆釋史助本卷十五終

南疆釋史勅本卷十六目錄

雷川温氏原本

古高易氏勘定

列傳十卷

劉成治

黃端伯

吳嘉胤

龔廷祥

陳于階 吳可箕黃金璽等增

劉肇基

乙邦才 莊子周

馬應魁許謙樓挺等

衛胤文

吳雨璫

張伯鯨 高孝楷王士秀等

南疆釋史

列傳十卷目錄

一

右南都守職揚州從難諸臣列傳第十〇嗚呼

南渡君臣豈不哀哉 大兵已逼而朝堂嬉戲

若無事然及聞揚州破文武大僚始倉皇叢集

竊竊偶語百官後至微聞其語曰即降志辱身

亦所甘心蓋羣思賣國也兵科吳适至兵部問

防江守禦計職方王期昇曰長江之險北軍豈

能飛渡君何深慮于一騎未至君相先逃總

督京營戎政忻城伯趙之龍禮部尚書錢謙益

首先具啓迎降百官或降或竄奔徙恐後矣其

出降者公侯則徐允簡朱國弼常延齡 趙汝談

人辨詳賊世臣下其次 湯國祚柳祚昌徐 顧鳴郊唐濟亦誤竄

傅李祖述顧鳴郊張拱曰孫維城鄧文柳方一

元郭永祚焦夢熊劉印吉張承志鄒存義黃中

鼎當應俊齊贊元大學士則王鐸蔡奕琛都御

史則李沾唐世濟鄒之麟侍郎則李喬朱之臣

梁雲構翰林詹事則陳于鼎程正揆李景濂劉

正宗張居仁陳之遴給事中則錢增陸昉丁允

之王之晉御史則張孫振徐復揚袁弘助王懷

其餘部曹寺司下僚不可勝計而獨劉成治王

端伯數人者挺然不屈嶮然不緇豈非希世之

鳴鳳哉且此數人者佐非尊也祿非厚也權非

重也無封疆守城之寄無兵馬捍禦之責浴曹

散秩具員而已而引義自守刀鋸不避而皇帝

陵寢之防靈爽所馮僅此數人之仰答其平居

自講東林號召徒衆相與標榜而首倡邪謀覲

顏屈膝曾不愧恥至今人翻稱吳之嗚呼世之

衰也三代直道泯沒盡矣當

南疆釋史

列傳十卷目錄

二

大清豫王之將至也戎政府都察院先遣官騎
迎之於郊之龍謙益奉輿圖冊籍候之于途四
拜長跪以獻將入城大雨淋漓百官傘裳盡後
王命謙益以五百騎先入清宮謙益封府庫收
鑰鑰導之入之龍集梨園子弟數百人長筵廣
樂迎王南面坐奉觴上壽張幕天壇椎牛醞酒
大饗將士酒未半廣昌伯劉良佐東平伯劉澤
清率其軍士投戈解甲稽首歸命且請擒引光
以自効不五日而田雄等竟挾福王以至矣

南疆釋史

列傳十卷目錄

三

◎揚州潰而南都不守其事實相屬也南都之
下凡擁高位食世祿爭以識天命迎

王師者得爾許人而湛然以臣節守者祇此下
僚之五君子也之五人可以歿可以毋歿也而
竟歿則歿或重於泰山者邪揚州破知府任民
育及監軍僉事等官歿之溫氏立傳於後是皆
有守土責不可以不歿者也其左都督劉肇基
以下數人皆一心於閩部者諒可畧焉弗詳補

附於史中正
傳後非是 至衝亂文得皇清議佚史削諸助

本予諸適于其歿而不于其生爾故不得與子
土竝列而贊附於諸將之末也吳參軍以洩賊
自新張兵部以鄉官見重因而竝書之曰揚州
從難

南疆釋史

列傳十卷目錄

四

列傳十卷

戶部郎中劉成治字廣如漢陽人崇禎甲戌進士初知廬陵縣南渡補國子監助教歷陞郎署趙之龍將出降先入戶部封庫成治怒奮拳擊之之龍亟走免大兵入城成治閉戶不出已聞豫王命百官謁見出使乞假者註冊晨起呼各官吏俱寅往午歸否則妻子為俘成治慨然曰國家養士三百年遂無一忠義以報累朝恩邪即題壁曰鍾山之氣赫赫洋洋歸於南疆釋史

列傳十卷

帝側保此冠裳自縊歟

禮部主事黃端伯字元公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為寧波杭州二府推官皆古越名勝地人士彙集端伯聰穎雜治儒墨百家之學性冲淡存曠虛懷下士每出則諸生以經史文藝及語錄禪旨金丹符籙哀然競進者恒數百人端伯應接從容莫不厭服而去治行報最徵入京以憂歸意不欲仕將嗣法于開元寺而不果已而屏棄一切潛心儒學慨然欲自樹名節嘗少時每思遺世出塵自署印文曰海岸道人至是

改其象曰忠孝廉節之章識者知其學之更有進也益王居建昌與鄒芝龍結姻勢橫甚端伯疏譴之益王怒亦劾端伯離間親藩及出妻酌酒事有詔候勘端伯乃避跡廬山福王立大學士姜曰廣薦起之授禮部儀制主事南京覆或曰公如老衲盍浮沉山野端伯曰臨難苟免先聖訓也我豈藉口釋氏以苟活乎百官迎降端伯獨不赴從者固請乃書一帖與之曰大明忠臣黃端伯豫王命越召之兵往先達其妾端伯毅然不顧曰殺即殺耳我不投謁也繫之去方南疆釋史

列傳十卷

二

巾不冠亦不拜王甚重之授以職不可以方外禮亦不可王問引光何君曰望君問何以指昏為聖曰子不言父過問馬士英何相曰賢相問何指奸為賢曰不降即賢遂下獄獄中作明夷錄自跋云甲戌易數疏成靈龜旁見初筮得明夷再筮得箕子之明夷今江南狂狴妖夢是踐有欲以三公誇我者我任歎不從也薇荒麥秀寓象明夷豈不信而有徵哉豫王高其義欲生之不得乃曰文信國終不負宋姑聽之以成其義八月十三日正坐待命一卒左刃之手顛棄

刀走一卒右刃之亦顛棄刀走端伯厲聲曰吾心不
死頭不可斷盍刺吾心卒如之而絕一僕拱立其側
揮之不去亦見殺魯王贈太常卿諡忠節端伯深于
禪歸于忠義以死當兩京陷沒大臣之不能死者輒
因緣杖拂稱濟洞宗嗣以自文其偷生之末路豈端
伯所謂藉口釋氏者乎

戶部主事吳嘉胤字繩如松江華亭人天啓甲子舉
于鄉歷官戶部主事方正不苟南渡管理新倫奉使
至丹陽聞變亟馳還從者曰往則投效耳幸而不遇

南疆釋史

列傳十卷

三

難且歸爲後圖嘉胤曰是何言歟君亡則率土皆非
明有也我歸欲安之乃還止東城外報恩寺上書求
存明社稷不報命二僕攜官服至方正學祠拜曰願
從先生于地下合後世知吾與先生同志也從容綸
于樹一僕欲解之一僕曰嗟乎主人有成言矣解之
必不聽不如已也此僕亦從歟

中書舍人龔廷祥字伯興無錫人馬世奇門人也癸
未進士明年京師陷福王立廷祥知其不能爲國不
欲出既而念母老冀得請命以榮之慨然曰仕不仕

我已策名吏部國難不可避也將爲娛親地乎乃赴
避授中書舍人四月命下旬日聞揚州不守南都繼
覆舉朝迎附廷祥慟哭曰吾固知國祚必移而不意
如是其速也吾豈忍背恩於國乎遺書戒其子曰捐
軀見志吾事也善事祖母無使老人悲五月二十二
日與吏部主事駱天閑約同从天閑伴聽之偕詣文
廟跪將自刎其僕急持之天閑竟去廷祥乃蕭衣冠
拜孔子訖大呼曰吾不負師友馬君常劉湛六也自
投武定橋下歟

南疆釋史

列傳十卷

四

欽天監五官掣壺正陳于階字詹一上海人嘗從大
學士徐光啓學麻法薦授是職南渡令督造火器及
太兵至歎曰吾微員也可以無死然他日何以見徐
公哉遂自經於天主堂嗚呼此可謂不負徐公矣

劫本日同時國子監生徽州吳可箕題詩衣襟自
溢於鷄鳴山關壯繆祠金陵黃金壘者聞諸勛臣
大僚俱出降大書于壁曰大明武舉黃金壘以一
歟而媿人臣之懷二心者遂自經布衣陳士達亦
投水歟

佚史曰子於諸人皆大書其官者何官以人重也且以見賢人君子淪於下僚而奸狠賣國之徒翻居高位此國之所以亾也或曰其時吏部尚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皆劾子削而不書何也曰非歿義也福王旣出城中無主百姓羣起破獄出太子擁之入朝道遇王鐸羣毆之曰汝何故我以先帝子爲假子拔其鬚且盡張捷聞之恐其及已也欲走丹陽城閉不得出舍皇與僧懷璧交鶴鳴寺寺人復窘之懷璧勸之必不得已乃縊維垣亦慮

南疆釋史

列傳十卷

五

禍及驅二妾投井歿置三棺旁殮二妾中題已名置中堂身微服夜遁至土橋爲冤家所殺歿如是得謂之歿義乎且夫爲垣身附逆案名在丹書馬阮嬖之拔置顯秩首以頽要典請自是羣小鳴張聯翩而至亂政亟行以速於敗張捷身爲冢宰曾不枚正惟馬阮意旨是奉所謂必不償責者也昔齊莊公之殺賈舉州綽十人者歿之春秋削而不書胡文定以爲是皆逢君之惡從于昏亂不得以歿節名然則使張楊慨然殉國猶賈舉類耳况於

不得已而爲人所殺哉傳曰君子表微余於是史之作發潛德闡幽貞旁搜遠紹雖市夫田隸苟其歿義必不敢遺豈於大僚而翻畧之惟其微之而信考之而核而後敢書而傳之傳之不妄而後可以告天下萬世也

◎聞部軍前將官之叛降者比比矣惟劉都督乙莊馬副戎而下數人奮身從公守歿無二彼東平廣昌之徒得毋媿見於地下邪溫氏畧焉茲特補傳以揚州從難名

南疆釋史

列傳十卷

六

左都督劉肇基字鼎維遼東人嗣世職指揮僉事遷都司僉書隸山海總兵尤世威麾下多戰功世威罷肇基分領其衆破賊汝州而所部皆邊軍入戍思歸諫而忤坐是解職尋起爲遼東副總兵擢都督僉事十七年春加都督同知提督南京大教場南都立史可法督師淮揚肇基請從征自劾屢加左都督太子太保可法議分布諸將薦令肇基駐高家集李栖鳳駐睢寧以防河栖鳳本甘肅總兵以地失留淮揚者督師前鋒則用張天祿駐瓜州十一月肇基栖鳳以

可法命謀取宿遷初八日渡河復其城越數日

大清兵圍邳州軍城北肇基軍城南相持半月始解去明年四月大兵抵揚州可法遂諸將赴援肇基天祿不至尋皆叛降獨肇基自白河以兵四千趨赴過高郵且不見妻子既入城請擊北軍未集背城一戰可法持重不可肇基乃分守北門發炮傷圍者無算已而城破率所部死士四百人巷戰格殺千餘人兵來益衆力不支爲流矢貫額歿一軍皆覆

乙邦才青州人莊子固遼東人馬應魁貴池人俱從

南疆釋史 列傳十卷 七

可法軍前官副總兵邦才初以隊長擊賊於河南江北間黃得功與賊戰霍山單騎陷涼中賊圍而射之馬斃得功徒步門天將暮僅餘一矢邦才大呼衝賊奪得功乃得出邦才授以已馬分與矢且堯且射連殲追騎始得及其軍得功自是知其能時類壽六霍諸郡縣數被寇六安憫急鳳陽總督馬士英命邦才與張衡者往六安取知州狀兩人簡精騎二百夜衝賊陣楚州城呼曰大軍至矣固守勿懈城中因以待之守益堅得狀後復突圍出不損一騎邦才凡大小

十餘戰咸有功可法鎮揚州攜之行用爲副總兵分

徇江北城圍卽率所部趨援分門守禦既破力戰自勿灰子固字憲伯年十三殺人凶命後從軍積功至參將可法令之典屯徐州歸德間乃募壯士七百人立旂幟以赤心報國爲號聞揚州圍急率衆馳救三日而至城垂破可法自刎不殊子固與內營參將許謹共抱持之將擁以出遇我兵格鬥力竭歿謹亦中流矢亦應魁字守卿初爲小將巡行村落賊至從者懼而奔應魁呼曰勿怖歿亦命也連發二矢殲二

南疆釋史 列傳十卷 八

賊賊卽退可法拔之俾領旂鼓每戰披白甲大書於背曰盡忠報國城破巷戰歿同時副將樓柱江雲龍李豫馮國用副旂鼓參將陶國祚前營參將陳光玉徐純仁李隆遊擊李大忠孫開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等皆以巷戰歿

揚州從難衛亂文字祥趾韓城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庶吉士懋編修司業中允諭德告歸十四年闖賊入關全省瓦解亂文方在里星夜赴都痛哭陳勦賊計言西土之危將延社稷奔請召四大鎮翼衛王室連

止十五疏捐資犒軍帝以其剴切召對褒勞之京師陷匿民間賊搜得考訊備至乘間南奔南渡仍故官擢御史後希馬士英意奏罷督師兵詔切責之士英遂與之暱尋詣輿平營謁高傑傑以同里收疏請留監已軍傑歿士英薦之卽以兵部右侍郎都督興平所部經畧開歸軍務兼徐揚巡撫揚州被圍降將李遇春至城下招諭史可法及四總兵二道等官皆不從城破亂文赴水歿

初本曰亂文之初頗見忠悃既後希奸封熱遂有南疆釋史列傳十卷九

妄劾督輔請解兵柄一疏致屏清議温氏削其名固當然卒能以一次為報亦足道其學已茲以揚州從難冠其各蓋不得與守土者例也

閣部參軍吳爾壩崇德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庶吉士京師陷降於賊賊敗南還謁可法請從軍贖罪可法遂留之參軍事其父之屏方督學福建爾壩斷一指昇故人祝淵曰君歸語我父母悉出私財昇我胸軍我他日不歸以指葬可也尋從高傑至睢傑歿厲祥符過一婦言是福王妃因守臣附疏以聞詔斥為妾

連之可法為救免分守新城城破投井歿

江都鄉官張伯鯨字繩海萬厯丙辰進士歷知會稽歸安鄞三縣事內遷戶部主事出督延寧二鎮軍儲後擢兵部添設左侍郎攝行尚書事召對萬歲山步行中寒足疾作伏地不能起帝命宦官扶出之遂乞休南渡後家居不出左兵起馬士英盡撤江北兵以禦鯨歎曰天下事不可為矣揚州受圍與當事分城堅守城破身被數創歿妻楊氏子婦郝俱從歿

諸生高孝績守申伯城破書衣衿曰首陽志睢陽氣南疆釋史列傳十卷十

不二其心古今一致人學官投先聖座下自經歿同時王士琇於新城垂破之日設莊烈帝位號哭載拜與其弟並縊歿又有王績王績王績者昆季三人俱自沉醫士陳天拔畫士陸揄武生戴之蕃義勇張有德市民馮應昌皆歿之

劫本曰維揚感督輔之化一時顧名殉義者頗夥惜不得姓氏以傳其見諸史冊者則寥寥也外於南都覆後如皋六合間亦有數輩詳入據遺此揚州從難之附於用都守職下者時則同而事亦類

也原本有卷次而等類不分所謂南都守職亦是
勘本之區別耳自劉都督傳下皆勘本纂補之文
并注

南疆釋史勘本卷十六終

列傳十卷

十一

南疆釋史勘本卷十七目錄

雪川溫氏原本

古高易氏勘定

列傳十一卷

徐沂

華允誠

楊廷樞

劉曙

陸培

王道焜

葉向榮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一卷目錄

一

右義烈諸臣列傳第十一○此數君子者皆直
諒氣節之士也使其當平世豈不彬彬乎王國
之羽儀哉學不售於時才不展乎用從容引義
以自畢其志蓋列聖祖宗養士之澤即此亦可
見也當明之季江浙人文最熾衣冠甲第遍滿
郊圻專化樞秉國鈞翰林侍從臺有踰躋於長
安道上華綏高軒鳴騶呵擁者半江浙士也于
是尚詩書說禮樂相矜以文墨相接以儒雅而
假巧機詐舞智恃勢者亦時出于其間及乎江
翻海覆陵圯谷遷而坦然以綱常自任者亦郡
不數人其餘率懼怯澳忍與時俱化而已

◎原本徐官尹下七君子統於祁忠敏後爲一

卷推溫氏言以祁後五臣爲治世才而若着其

用之晚以徐下七君爲南中賢士而微議其夙

之激事文簡孰此勘本之所以綴補而類分也

夫有明十六朝除逆奄亂政外遇士固不薄而

士報亦較歷代爲獨昌逮至小朝廷上馬阮得

志則勢必於清流一網盡之矣設使金陵無恙

而勿齋先生輩則時在兩齋夢夢之中得忘情

而不予羅織乎矧夫有榜旌昌者之狂吠而噬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一卷目錄

二

人乎

南疆釋史勛本卷十七

列傳十一卷

徐汧字九一號勿齋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

士授檢討遷右諭德黃道周以救錢龍錫貶官倪元

璐請以己代謫不允汧上疏力頌道周元璐賢自請

借典罷斥忤旨切責乞假歸久之還朝遷右庶子充

日講官尋奉使江西封益藩便道旋里周延儒再柄

國政數招之不應久而始行抵鎮江聞京師陷一慟

幾絕汧雅好交游畜聲妓至是悉屏去獨居一室南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一卷

一

都立起少詹事汧以國破君亡臣子不當叨位具疏

固辭且痛宗社之喪由朋黨相傾移書當事言今日

賢邪之辨不可不嚴而異同之見不可不化在諸君

以君民爲心以職掌爲務耳其忠君愛民清白乃心

者君子也否則小人修職就業竭節在公者君子也

否則小人執此爲衡流品明澄敘富矣豈必人拔異

同哉先帝十七年之中憂勤乾惕有如一且卒使海

內鼎沸社稷邱墟良由頻年來是非混淆士大夫精

神智慮不爲君民不念職掌乃至膜禡王上委身寇

仇豈不痛哉禍及國君身亦隨之然則朋黨相傾亦何利之有今喪敗之餘人思危懼宜戒前事勿蹈覆轍尊耿介特立之人尚惴惴無華之士並建賢哲明試以功各修職業思不出位未有人心不正而能支撐傾側者也既就職即陳時政七事曰辨人才課職業敦寅恭勵廉耻核名實納忠讜破情面復惓惓以化恩讐去偏黨爲言已而乞退及南都失守慨然太息作書戒其二子曰國事不支吾歎迫矣出居村舍乙酉六月四日聞郡城破夜自縊僕救之甦其友朱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一卷

二

薇曰公大臣也野處可乎汧曰郡城非吾土也我何家有遂自沉於虎邱之後河嘗語人曰留此不屈膝不雜頭之身以見先人於地下時間六月十一日也閱三日顏色如生一老僕隨之歿郡中赴哭者數千人長子枋字昭法弱冠登崇禎壬午賢書痛父歿節隱居不仕有高行

勘本日徐宮尹生未期而孤稍長砥行有時譽天啓五年奄禍作逮魏忠節公大中過蘇州宮尹貸金資其行後周忠介公順昌亦被逮緹騎橫索錢

復與同里楊維斗廷樞爲之斂財以助官南都時馬阮亂政羣小憎之安遠侯柳祚昌希馬阮指疏攻之言前者潞藩狂京口汧朝服以謁有異志自恃東林巨魁與復社諸紆張采華元誠揚廷樞顧杲等狼狽相倚陛下定鼎金陵彼公然爲討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是爲何語乞置汧於理除廷樞杲名立行提訊其餘黨徒容臣次第糾彈疏出善類惶懼幸而爾時士英不欲驟興大獄寢其奏宮尹乃得移疾歸蘇城既破肅衣冠北向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一卷

三

稽首投虎邱之新塘橋下灰子枋隱居澗上終身不入城市與宣城沈壽名嘉興與鳴盛爲海內三遺民制軍蔡毓榮慕之具書幣屬友人通意堅不受湯文正撫吳時屏從入山造廬至再卒不得一見歎息而返居恒以書畫自娛筆致高簡鄉人爭重之號爲侯齋先生其所居當天平山麓後之人就草堂立祠祀焉詳於摭遺補傳

華允誠字汝立號鳳超無錫人早有志行受易於同郡錢一本天啓壬戌殿試對策極陳奄寺之害主者

不敢進呈真二甲乃從同里高舉龍誦學首善書院
執業爲弟子傳其主靜之學旋從蔡龍入京授工部
都水司主事時魏奄亂政日熾攀龍去官歸允誠亦
乞假同行崇禎改元起營繕主事轉員外郎命督疏
璃廠減經費數萬繕城工明年冬京師戒嚴諸曹郎
分守城門以守禦不備多杖下幾允誠守德勝門四
十餘日不稍懈帝徵行察知之賜白金敘功復加俸
一年久之調兵部職方員外郎謝絕請寄門庭肅然
疏言時政至不顧身尋以終養歸里居十二年事母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一卷

四

色養備至母年八十三而終哀毀骨立服闋未赴而
京城陷南都立起驗封員外郎署文選司事蒞官十
三日見高弼圖徐石麒等先後去位卽引疾退乙酉
後屏居墓田杜門讀易戊子四月有許其不雜髮者
逮至江寧滿漢各執事並以緩言款之允誠直立南
向舉手曰二祖列宗神靈在天允誠髮不可雜身不
可降因賦絕命詩遂見殺年六十一其從孫向濂字
靜觀亦違制同執巡撫宥之歸尙濂不肯乃與允誠
同成僕薛成聞主被執長慟不食先一日歿訃至僕

宋孝亦號哭觸階成

勘本曰華選部當崇禎五年夏憤首輔溫體仁亂
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言天子焦勞于上羣
工鞅孳于下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
體人才蕩盡根本受傷惟願尙德緩可用賢去佞
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爲奸邪所牽勿過于嚴致士
氣人心日趨頹懦勿偏爲任致名流善類永錮清
時使臣言得行卽治臣以出位僭越之罪臣有節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一卷

五

奏入朝士共危之選部亦自以身後事囑其家人
禍恐不測也帝疑其別有指授責令回奏乃復言
體人生平終管塗顏廉隅埽地一厠撲路薰灼頓
張又有如洪學者爲之羽翼必欲收盡天下之私
人戕盡天下之善類兩年來無一人敢犯其鋒者
臣忠孝自盟豈肯受人指使時帝方以體仁爲純
忠亮節摘疏中有握定機關一語再令陳狀選部
又言二人表裏朋比朝端共知外廷一事之失一
言之訛政府無不抉摘何兩月來獨洪學事事盡

善一無可執摘乎溫育仁銅臭小人文義不識其部考之卷滿堂掩口哀然首拔羅義喻以左右非人一語爲體仁所深恨遂遭斥逐此非事之彰明較著者乎於是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僅奪選部半年俸而洪學卽罷去焉

楊廷樞字維斗吳縣人爲諸生以氣質自任天啓丙寅逆奄矯詔逮吏部周順昌廷樞倡率士民數千人謁巡撫乞上書申救巡撫不可哭聲振地校尉呵問卽起擊殺之已而又逮御史黃尊素至驛中士民共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一卷

六

出開門焚其舟毀其駕帖巡撫毛一鷺懼禍根究亂民殺顏佩韋馬傑楊念如沈楊周文元五人以謝奄蘇人義而表其墓所謂五人之墓也廷樞僅而得免名以此聞崇禎庚午舉應天鄉試第一勿與同里徐沂交最善乙酉夏聞其殉難卽隱居鄧尉山中浙東遙授翰林院檢討兼兵科給事中廷樞深自韜晦改號復菴丁亥四月松江總兵官吳兆勝叛爲之運籌者乃廷樞之門人戴之雋也事敗詞連廷樞廷樞被執繫獄中慨然曰子自幼讀書慕文信國之爲人今

月之事素志也餓延五日徧體傷十指俱隕而浩然之氣正與信國柴市不異俯仰忻然可無憾矣五月朔大帥會鞠於吳江泗洲寺語不屈巡撫重其名欲生之命之雍頭廷樞曰砍頭事小雉頭事大乃擁出

至寺橋臨刑大聲曰生爲大明人刑者急揮刃首墮地復曰成爲大明鬼監刑者爲之咋舌迺禮而殯之勅本曰楊先生維斗受刑後指盡斷強書血衣以遺其孤曰借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多難遂蒙禍以捐生其年丁亥之建爲日孟夏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一卷

七

之終方隱遯夫山叔忽陷羅網雖云突如其來亦已知之稔矣生平所學至此方快千古爲昭到底不沒宜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是人臣未竟之志幸累朝所授之恩云云未復增以絕命詩十二章夫先生負氣不撓歎猶湛然首既墜而復能作語正與蘭坦生事絕相類坦生名剛中陵縣進士官山西副使甫抵任城陷于賊被執說之降大罵曰豈有蘭坦生屈膝求活者乎賊殺之首墮地復躍起丈餘賊皆辟易時甲申二月五日也諺云

從古忠臣最易死其所千古不灰者惟此浩然之氣也孤忠觸類因發及之

劉曙字公旦長洲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南昌知縣未赴而蘇州破避地鄧尉山未嘗一至城市丁文南海諸生欽浩通款舟山疏吳中忠義士二十三人以曙爲首遊騎獲其書上之巡撫乃逮曙曙不肯屈詰曰爾反乎曰誠有之愧事未成耳然曙實不識欽也知其無罪第惡其詞激檻送金陵卒不辨下獄八旬賦詩別其母于九月十九日出市夷然就刑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一卷

八

佚史曰或謂死亦君子之所重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則君子不必死若楊劉二君者其於明士也非臣也且其事誣而不辨母乃過歟或曰不然二君者其願死久矣特未得其死所耳苟有其會視死如歸豈復肯濡首以自明哉君子曰二君者雖死不灰也而其時之視顏偷生者乃真灰也

陸培字鯤庭仁和人父運昌以進士知永豐縣調吉水有聲培少負俊才美丰儀善屬文行誼修謹嘗客華亭主人妾從屏間窺而悅之遺書衣致意培不答

卽放舟去登崇禎庚辰進士不調還歸而讀書里中多名士培時初冠出與之上下議論咸以爲弗如也其所爲詩文一時爭效之號浙派性峻潔遇高才則輕身下之有不可意輒瞋目叱之與陳潛夫有違言卽爲文以逐之于是傳者謂其任俠使氣然與人交重然諾急困阨雖患難死生不易也南都授行人十月朔吏科熊汝霖祭奠淮安知國勢已去不復命便道歸家與其友陸彥龍結壯士數百人謀保障鄉土大兵至浙謁巡撫張秉貞請兵拒守而秉貞已與陳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一卷

九

洪範謀挾潞王降令曰太后在此危駕者誅培慟哭去曰事難立矣吾不灰無以報國乃携家避橫山之桐嶺道遇其友陳廷會語以故廷會曰君職行人無守土責且天下事未可知無已國亡與亡不亦可乎培仰天歎息曰需乃事之賊後日將有求灰不得者子不見北都某某乎遂長號而別俄聞潞王降索酒飲將自裁其妻晝夜防之嚴乃止一日給其妻他往脫身歸故居鍵戶自經妻兒子破壁救之甦培大恨曰奈何苦我夜上書辭母作絕命詞掛其二僕以繩

授之曰我爲烈士若輩宜成我志坐方床從容就緇
灰年二十九閩中贈尙寶司少卿諡忠毅

王道焜字少平仁和人少豪宕好聲伎性高適家藏
法書名畫尊彝古器物最夥客至摩挲品評焚香賦
詩竟日無俗語天啓辛酉舉于鄉歷福寧州學正陞
南平知縣南雄邵武二府同知時光澤妖亂撫按交
章請畱詔攝光澤縣事至則單騎往諭降之莊烈帝
破格求材盡徵天下廉能吏臨軒親試不次用撫按
以道焜名上銓曹謂郡丞例不與選授兵部職方主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一卷

十

事道焜不平抗疏言皇上破資格以待非常銓臣援
故例而靳考選夫知州同知秩皆五品御史王孫蕃
卽由知州改授何知州可改而同知獨不可改乎是
非陛下搜羅賢豪之至意尋得溫旨許侯考會都城
陷微服南歸及杭州不守慨然謂其子曰曰北都之
變我受先帝知遇恩當歿久矣所以不歿者侯將以
有爲也南都之立小人盈朝我往必不得志故濡濡
至今更何望哉且向者銓曹以故事格我廬我官
也今而不歿天下將謂屬吏中固無人矣乃投纆歿

均舉崇禎壬午鄉試

葉向榮金華舉人庚辰以鄉薦授寧都知縣廉明有
惠政修城垣足兵食數月守具悉備有賊邱旭東行
劫隣邑郡守檄向榮捕之卽捐金搆賊獲其魁七人
聞賊寇江西去寧都百里爲營向榮晝夜登陴賊知
有備不敢犯旣而賊屯馬羊坑先伏十人於關下向
榮偵得立殺之陳屍於郊自督鄉勇銜枚出擊斬首
二百餘生禽賊渠十五人餘皆竄去總督袁繼威御
史周燦交章薦之以忤馬士英意量移吉安同知向
榮遂投劾歸明年夏浙東失金華城將破乃具衣冠
投項村之野塘歿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一卷

十一

勘本曰鯤庭元倩兩先生初以細故起門戶爭各
分左右袒乙西鯤庭殉節而元倩起兵西陵於是
異立者咸來謝過深悔前此之不相知而不相能
也元倩乃具疏首爲鯤庭請卹諡時益歎爲不可
及旣而陸氏之子夢其父曰若輩小兒恐未知大
義自今以還其與陳氏重叙舊好以永世世吁所
謂歿者其糟粕不歿者其精英邪

秦鯤庭十六補諸生十七娶嬪陳十八吉水公方
釋褐初授永豐令時大母樂家居留侍之諸父曰
豫章多才可求友遂讀書令署其同產兄弟六日
以書下酒蘇飲暢辯聲徹外垣宵巡者每遲鈴柝
驚聽已卯登賢書聯捷成進士辛巳父歿南徐迺
徒行數百里跪板前嘯號動地搏頸盡腫更自嚼
臂血月淋漓左右慘莫可咏平居所爲古今文辭
人謂之西陵體與元倩忤時同年姚有僕奇亂勸
之止弗諱也嘗坐遊旅中酣飲讀史一夕覺身漸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一卷

三

短可四三寸良人方能引長甲申之變長號卽欲
殉國其嬪亟止之曰君素稱讀史不聞晉宋間事
乎宜有待已而南中報王立拜行人棧遲冷署凡
十閱月乙酉江防潰亂奉母居鹽官尋入桐塢過
其友陳廷會家握手涕洟曰行將別矣嬪勸左右
守之始緝爲左右救大懼越夕呼紙筆爲書三緘
冠帶叩頭北嚮五南嚮三以結襪緝付二僕載拜
屬其成所志年僅二十又八娘陳誓以殉自樓墜
地若有神持之者又餓經旬竟無恙母氏哀謂之

曰是天欲生汝也違天不祥乃不灰先是母氏裴
方娠夢羽葆鼓吹有神人從雲際直墮入懷始見
生鄉舉後嘗祈夢于忠肅祠夢忠肅召與語甚
秘世莫能解旣而沈子鼎新者暴卒及甦語人曰
陸部婁陸之方與某某副其司任林鹿龔略曰忠
孝人極也如王新建故事亦無足怪惟不愧乎人
斯可以爲神 王昭平聞鯤庭歿而亦歿江東獨
贈忠毅諡而不及昭平董戶部守諭曰兩人同歿
豈以道焜非進士邪乃得諡節愍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一卷

三

仁和徐世臣於南都舉明經首爲文深刺阼臣之
奸士英怒趣官旗逮之時鯤庭爲大行力爭之謂
世臣十歲能文歷主東南壇坫今朝廷新立不宜
輕名下士乃已世臣後爲僧大暢宗風號偃亭初
大行之友最密者爲吳宮允曾約與之盡國事及
將殉邀之偕吳乃不顧而逃
補注己丑冬粵中曾尙書可藻疏請召錄諸賢首
舉楊先生維斗旣聞其殉乃贈以翰林侍讀
南疆釋史勘本卷十七終

南疆釋史勘本卷十八目錄

晉川溫氏原本

古高易氏勘定

列傳十二卷

金聲

江天一

夏允燊子完淳

兄之旭

陳子龍

沈廷揚

右義師諸臣列傳第十二○金陳諸君子皆以文章名世者也而其激昂磊落之氣復不甘自

晦適會其變慷慨投袂誓不顧死固忠義奮發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目錄

一

哉亦其才之所施有以成之也議者徒見舉事之不遂禍延宗戚因以咎其不智嗟乎明之亡也士大夫皆背公植私蔑視君親名教既隳禍亂遂作有諸君子而後人知義之貴乎正君國之急于身家者也其遺教萬世者遠矣夫豈不知其事之難成哉惟知其不可而猶為之此志士仁人之所以殺身成仁也

◎原本四傳行實賤奏呈扁致多茲各盤次案補有弗盡者更於書後見諸如江文石之冊於

金文毅傳寥寥數語而已沈侍郎傳則譌脫尤甚也文毅始於黔兵之獄保衛梓桑為力最鉅乙酉義師起指畫機宜听夕不暇休息不閱旬而須髻俱白以績谿之大郎山為中屯一出太平之蕩嶺一出旌德之巖關一出祁門之祁山據扼形勢民心傾嚮而首尾聯絡若非降人黃潮誘之則亦一時未易下也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目錄

二

南疆釋史勅本卷十八

列傳十二卷

金聲字正希休寧人少好學工舉子業多湛深之思名傾一時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明年十一月

大清兵自大安口入京師戒嚴聲上言慷慨乞面陳

急務即召對平臺退具疏言臣書生素矢忠義遭遇

聖明日夜為陛下憂念天下事今兵逼京畿不得不

急為君父用夫通州昌平為京師左右翼宜戍以重

兵而天津漕艘所集尤宜急防今天下草澤之雄欲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 一

效用國家者不少在破格用之耳臣所知申甫有將

才願仗聖天子威靈與之練敢戰之士為國家捍禦

強敵惟陛下立賜裁許申甫者僧也雲南人好談兵

少遇異人授能製戰車火器以其術游長安于諸公

卿聲獨信之既薦帝納其言令取車器入覽授申甫

都司僉書即日召見奏對稱旨擢副總兵勅募新軍

便宜從事以聲為御史監其軍當是時權貴人俱不

習兵且與聲素相左忌甫以草澤進所需軍裝糧餉

又不時給甫翁猝聞募得數千人皆市井游手也而

大兵久在郊圻朝廷日夜下兵符起使出戰甫與總

理滿桂兵不和委之當敵不得已勵哭絕城引眾出

結車營於蘆溝橋 大兵遠出其後御車惶懼不能

轉礙戮殆甚甫亦陣亡權貴人乃請聲不知入聲痛

傷之言甫受事日淺真前衝鋒遺骸矢刃殆遍非喋

血力戰不至此帝亦傷之命子恤典後屢請練兵收

桑榆之效又請頒詔朝鮮連絡東江張海外形勢皆

不果用久之謝病歸十六年春鳳陽總督馬士英遣

使者李章玉調黔兵勦寇過徽州大掠吏民以為賊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 二

率眾破奄之章玉諱其激變謂聲與惟官吳翔鳳所

主使士英以聞聲兩疏陳辨帝察其無罪置不問是

冬廷臣交薦起為修撰會母喪未赴南渡遷左僉都

御史不出知天下多故與其門人江天一糾練義勇

以慮變乙酉夏 大兵破池州將及徽寧聲以閏六

月奉太祖高皇帝像率士民拜哭謀起兵天一日檄

州為形勝地諸縣皆有阻隘可守獨績溪一面當孔

道其地平迤宜築關隘以重兵據之與他縣為砥柱

遂築叢山關屯軍其中分守六隘于是寧國邱祖德

涇縣尹民與徽州溫黃貴池吳應筮等多應之乃遣使拜表聞中唐王亦命中書堂赤心授聲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總督南直軍務聲刊布唐王手詔曰使南中知閩地之有主也遂拔旌德寧國諸縣已而

大兵攻績溪天一率兵登陴守禦間出迎戰殺傷相當復相持累月會軍無糧祖德民輿等多敗灰降將張天祿等以少騎牽制天一于績溪間道從新嶺入守嶺者先潰九月二十日徽故御史黃澍詐稱援兵入績溪聲見其著故衣冠而髮未薙也信之城遂破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

三

為楊守壯所獲呼曰徽民之守吾使之第執吾去勿殘民天一追及之聲言君有老母不可死天一謝曰焉有與人共事而逃其難者繫至南京時改服已久聲與天一等猶義冠博帶入道路聚觀詰大僚知其名欲降之館而加禮不顧十月十八日引詣通濟門臨刑官復遣人與耳語天一大呼曰先生之千秋在此一刻也聲謂刑者曰但絕我氣無斷我頭撚鬚仰面歎乃成唐王贈為禮部尚書諡文毅天一字文石歛諸三贈禮部主事同次者天一外有陳際遇吳國

頑余元英其同起兵者歙縣諸生項遠洪士魁副將羅騰蛟閩士英都司汪以玉先後被執不屈歎

劫本日文毅金先生平居著論原本性情每製一疏兀坐蒲團或半日或終日起則一揮就神情孤造筆力堅銳論者謂其奔魄取神奔骨取髓縱橫穿穴而又不越平法度與震川竝駕海內焉其先為休寧城東十里甌山人原字子駿其父客嘉魚遂籍嘉魚故其子為熊魚山塔先生四歲就傅問孔子何人曰聖人問何在曰沒且二千年矣乃哭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

四

不食由拔萃舉順天鄉試既成進士授庶常閉戶讀書旋以病歸流寇起行友助法以保禦之邑中裁所在過糴因集鄉三老議平糶藉是飢不為害尋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丁內艱比有黔兵之亂與鳳督馬士英翻覆申論及逮治曰吾以一身當之疏上帝愴念舊勞傳旨金聲速與起用遂以翰林修撰召明年甲申至丹徒國變乃還詣縣哭臨既聞汪長源殉難哭之曰吾與同籍十七年無日不在其包羅中今長源遂已吾將繼之見先帝於

地下每出遇絕壁下臨無底甃佇目俛眎足三分

出外旁觀者股慄曰吾錄吾心耳蓋先生早已決

志盡命也或有議其臨難費曲折者何夢夢邪

江主事文石家貧好學其為文亦磊落闕肆困童

子試凡二十年祖母胡以節孝著父宦楚殉獻賊

難自況於江世居歛之寒江村初聞介生名徒步

選從歸語其友曰周君非佳士也比為博士弟子

貧益甚藉穿見屍會有所親謀脫官事餉以金百

二十不顧而唾既乃授徒淮上淮之嬖有截肝活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

五

姑者心義之乃妄干淮守請予旌守視其為別郡

生弗許遂私出束脩羊以已名刻楔遺表諸守出

適相涉鼓樂突前守亦義其所為寘勿問晚年厭

奔舉業慨然有澄清志奉金先生講學里中先生

起兵參其事環險固守勞最多及先生受執揮之

去文石亟走歸拜其祖母并家廟曰吾首與金

公舉事義不能使公獨死也復頌之及嗶曰我金

翰林叅軍江天一也并執之其族孫孟卿者從之

亦見殺妻孥竝沒入官其友閔遵古肅倫僧海月

搆屍殞之

夏允彛字彛仲松江華亭人弱冠舉于鄉好古博學

工屬文時東林方盛講學長洲名士楊廷樞太倉張

溥等慕之結文會名復社允彛與同邑陳子龍何剛

徐孚遠王允書畫亦結幾社相應和山是名重海內

崇禎丁丑與子龍同舉進士授長樂知縣善決事他

郡邑疑獄上官多下長樂審居五年邑大治吏部尚

書鄭三俊薦為天下廉能知縣七人允彛為首大臣方

岳貢等力稱其賢召見將特擢會丁母憂歸北都變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

六

聞劬哭累日毀家倡義走謁尚書史可法與謀興復

福王立乃還是年五月擢吏部考功主事疏請終制

不赴及馬阮亂政重允彛名屢為好辭招之拒不應

服闋猶不起御史徐復陽者故逆案中人復官後希

馬阮意劾允彛與其同官文德翼居喪接職為非制

以兩人皆東林也而兩人實未嘗之官無可罪吏部

尚書張捷速議貶秩調用時論為之不平乙酉八月

大兵遣安撫官入郡士大夫不出謁者以逆論允彛

徬徨山澤間欲有所為乃投之書曰

大清革命萬物維新故明廢臣理應芟除其何所逃
灰頤有一言爲 盛朝陳之昔金人渡江下三吳抵
溫寧還師以授宋高卽中原之地亦舉以授張邦昌
劉豫者誠以南土瘠濕多疫海險江深毒蛇匝地聚
齋若雷嘔吐霍亂以時而發凡同居中國北人之吏
於南者猶以爲病况自塞外來邪昔蒙古之爲南吏
者以三月至九月歸一切吏治惟中土人是問其賦
稅漕糧盡由海運未及八十年而吳浙剝寇蝟毛以
起江南大亂河北瓦解是江南爲元累不爲元利矣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

七

向使割江南以予宋歲董金緡以實北地則元之疆
場正未艾也今爲 盛朝計明之支系撥若懸絲莫
若以淮河爲界存其宗社則可收千百世典滅繼絕
之名責其歲幣亦可獲數萬里盟主睦隣之利于名
甚隆于利可久惟執事以下裁之書入罔報是時總
兵吳志葵方起兵吳淞江允夔入其軍爲之飛書奉
檄聯絡江浙士大夫由是四方響應然皆文士不知
兵所聚又多市井無賴子見敵輒蹙迄于無成松江
破或託之入海趨閩允夔曰我昔吏閩閩中八郡咸

德我恩今往輔閩主圖再舉策固善然舉事一不當
而逝以求生何以示後世哉不如灰也嘉定侯嗣曾
遇害允夔經紀其喪歸聞徐石麒黃淳耀徐汧等皆
灰欲自經其兄之旭諷授方外允夔曰是多方求活
耳當事重其名欲招致之云夏君來當大用之卽不
願第一見我允夔曰管有貞婦或欲嫁之婦不可則
語之曰爾卽勿從姑出其面婦將察帷以出乎抑以
灰自蔽乎乃作絕命詞九月自沉于松塘戶淨水面
衣帶不濡越三日黃道周奉唐王檄以翰林侍讀兼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

八

給事中名至則方殞矣使者哭而去贈左春坊左庶
子諡文忠所著禹貢合註有幸存錄爲絕筆子完淳
字存古生有異稟七歲能詩文年十三擬庾信大哀
賦才藻橫逸江左罕儔內戊上書監國授中書舍人
監國航海完淳拜表慰問爲羅者所得明年以子龍
獄詞連及遠下獄談笑自如作樂府數十首臨刑神
色不變年甫十八允夔兄之旭字元初以諸生貢於
廷有聲以匿陳子龍官兵捕之乃請文廟自縊于復
聖顏子位旁其遺令云余與舍弟殉節卽欲借灰彼

以孤寡見托未忍也不向城市坐者兩年于茲矣
今者吳鎮劾忠一時趨附幾事不密變且中作搜求
餘黨坐以叛名嗟乎新朝之所謂叛乃故國之所謂
忠也夫何傷哉余幼讀聖賢書今成聖賢地夫亦成
于聖賢之教非成于法也其詩曰嗟予蕭祐少遭不
造皇路多虞撫膺思報穰穰國人游之垣之惴惴釋
綬抗章白之余一介儒曾費天顏歲寒之義至成勿
遷故友云吾將安歸敬附首陽從容自引齊獲於
南疆釋史列傳十二卷

九

願追哉尼父余敢對揚

勛本曰藝仲有經世之志好獎勵後進片善必稱
人多因以成材者其所學歷朝制度昭代典章靡
不賅貫名傾四方書閣時富日無暇晷橫雲山人
言其獨處一室志常在天下與臥子齊名晚節亦
畧相似可謂白首同所歸云又元初詩曾齊天顏
句溫氏原注云豈救松江守方岳貢事邪案是句
去必有所實指殆自謂入貢王廷意爾

陳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幼時穎異工舉業兼治

詩賦古文卓絕流輩以經世自任喜經術與郡人
別樹壇坫立幾社海內宗仰之與江右艾南英爭名
詆譏不相下登崇禎丁丑進士授惠州推官改紹興
折節下士敘盟社交東陽諸生許都督副使達道孫
也家富任俠好施能得人見天下將亂陰以兵法部
勒賓客子弟思得一當同郡孝廉徐孚遠見而奇之
謂子龍曰許都國士朝廷方破格求材倘假以職隱
然干城也子龍因與都遊數薦之上官不能用東陽
令姚孫榮桐城人以備亂飲士民貴坐都以萬金都
南疆釋史列傳十二卷

十

乞免不得適義烏奸人假中貴名招兵事發令謂都
結黨謀逆時之急時都有母喪會葬山中者數千人
令疑為變遣告監司王雄曰都反矣雄乃遣使收捕
都黨執令痛笞之旬日間聚眾數萬下東陽義烏浦
江遂逼郡城然都一無所殺掠遣從者謝長史而已
巡撫董象恒坐事逮代者未至巡按御史左光先與
令同里剋違急調撫標兵行勸民各保寨拒敵官兵
大敗監司雄欲撫之語子龍曰賊聚糧據險官軍不
能仰攻非久持不克我兵萬人止五日糧奈何子龍

曰都舊識也請往察之乃單騎入都營數其罪諭令
歸降待之以不次乃挾都昆雄復挾之徇山中散遣
其眾都乃以二百人隨子龍來降亮先忌其功且將
以報令竟殺都等六十餘人於江濟子龍救之不得
大恨當是時按臣專生殺而先先尤庸懦夫都以一
書生能聚萬眾其才必有過人者感知已一言投戈
就縛此豈悖逆之人哉激于貪令無以自明不得已
而走險耳使赦其死令率所辦眾渡江逐賊自贖將
必有得當以報者而顧令豪俊之士駢首同盡子龍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 十一

新宵衣可食羣士庶尹亦宜祇厥錄錫奮發意志以
報仇雪恥是務竊聞山東河北義旅雲集咸拭目以
望南師朝廷曷憮置之度外何以收三齊抗手之雄
慰趙魏悲歌之士乎臣恐天下豪傑知朝廷不足恃
不折而歸賊則羣然有自王之心矣伏望陛下速遣
京營大閱復弭節江濟大集舟師分命武臣一至蕪
湖一至京口以視險要固根本使天下曉然知陛下
下詔親戎六師並發令一軍由歸臺以入汝誰次潼
關一軍由襄鄧以攻武關出廣漢巴蜀之甲燕晉之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 三

紀其事曰激變之虐令不誅受降之功績不敘官軍
勦殺平民株連無辜賊平數月猶騷擾不得宣嗚呼
卽此一事知明之所以凶矣以招撫功擢兵科給事
中子龍深痛負都不赴也南都立以原官召用子龍
疏言自古中興之主如少康周宣皆躬親武事三代
以後漢之亮武唐之肅宗莫不身先士卒故能亮復
舊物從未有深居法宮履安處順而可以戡定禍亂
者臣瞻拜孝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尙能無恙否
而先帝失后之梓官何在興言及此陛下當嘗瞻臥

言臣入國門再旬矣人情泄沓無異昇平清歌漏舟
之中痛飲焚屋之內臣不知其所終其始皆起姑息
一二武臣至凡百政令皆因循避賢臣甚爲之寒心
也時廷臣懲劉孔昭殿上相爭事多無敢言者太僕
少卿馬紹愉陛見言及陳新甲主款事王曰如此新
甲當恤羣下愕然相顧少詹陳盟曰可因命予恤且
追罪督劾新甲者子龍與同官李清交章力諫之乃
獲已未幾請召還故尙書鄭三俊御史易應昌房可

壯孫昔等並可之又及上防守要策言防江之計莫過水師海舟之設更不容緩請專委兵部主事何剛訓練又疏備邊三害請收復襄陽皆當時至計而莫之能用也明年二月以時事不可爲乞終養去馬士英深忌之恐其奉潞藩以清君側未嘗一日忘也南都不守閏六月十日松江兵起子龍設太祖像誓衆稱監軍左給事中沈猶龍稱總督兵部尙書邀致水師總兵黃蜚吳淞副總兵吳志葵故巡撫王家瑞蘇松兵備李向中等爲守城計閩中授子龍兵部右侍郎左都御史浙東授兵部尙書節制七省漕務八月三日李成棟破松江子龍以祖母在匿深山無何吳勝兆之事起勝兆提督松江長洲諸生戴之雋客其所教之反陰遣人約舟山黃斌卿令舉兵內向已可從中取事斌卿以故所封伯印授勝兆期于丁亥四月十五日以水部至勝兆機事不密通國皆知海防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勅密揭告變于總督洪承疇承疇未之信卽以其揭下勝兆已又殺其部將之在金陵者畢允勝十五日勝兆知事洩以令箭促之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

三

易重朗至亦殺之下令人海意與日海兵之必至也使中軍詹世勛都司高永義偵之而海兵已于十四夜爲颶風所沒世勛永義登城久望烽火寂然遂變志反兵相向矯令召其所親信者盡殺之之雋亦水竟執勝兆送江寧窮治其獄詞連子龍子龍以命同夏之旭奔嘉定告急于侯岐曾匿其僕劉馴家已遷崑山顧天達所當事跡至嘉定執岐曾別遣兵圍天達家遂獲子龍鎖舟中泊跨塘橋下子龍乘間躍入水次是月二十四日也猶戮其屍時以匿子龍必者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

四

延安推官顧威正諸生侯岐曾夏之旭張寬也

勘本曰臥子不獨文行高邁其見事遠到尤爲人所弗及有明庶政以采選民間淑女爲第一弊南都數月之君而采選令凡三見 大兵渡淮史閣部已退保揚州危不可支猶進淑女于元輝殿選御當時無敢一言及者臥子入國門不數旬卽疏言近來中使四出搜巷凡有女之家以黃紙貼額持之卽去閭井騷然怨黷已甚明旨未經有司中使私自搜采甚非法紀疏入乃有禁訛傳誑惑之

命嗟乎臥子歿而蘇杭郡縣間有於明倫堂下爲位哭之者亦宜也臥子爲文以漢魏爲宗其駢儷之體雖徐庾弗能過所謂歿者其糟粕不歿者其精英邪

沈廷揚字季明崇明人爲人多智好談經濟崇禎中由國子生爲內閣中書舍人帝以山東多警運道時梗議復海運廷揚生長海濱習水道上疏極言其便且輯海運書五卷因戶部尙書倪元璐以呈請以廟灣六船試之不一月廷揚上謁元璐駭曰我已言公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

五

去矣奈何尙在廷揚笑曰糧至已元璐即人奏帝大喜即授戶部郎中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海運事向來寧遠軍餉用天津船自登州候東南風轉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風轉至寧遠廷揚請從登州直達寧遠帝用其議省費甚多尋命赴淮安專督海運事宜加光祿寺少卿福王立命以原官督餉饋江北諸軍乃疏言臣歷年海運有舟自暇皆高大完好係臣自造中可容兵二百人所招水手亦皆熟知水道便捷諸門堪充水師但曩時止及於運米故每舟不過三

十人今海運已停如招集水師加以簡練沿江上下習戰臣願統之則二萬人之衆足成一軍亦長江之衛也疏上不報時廷臣有請山海道出師北伐者欽曰誠使是策得用願爲前軍開道皆不行但命運米十萬餉吳三桂軍劉澤清在淮上欲得其舟廷揚曰須俟朝命澤清縱兵奪之時漕撫田仰爲馬士英私人一切軍務真不問淮上瓦解遂率部下歸崇明大兵下江南廷揚航海入浙魯王監國加以戶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浙直令由海道以覩三吳時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

六

田仰爲相忌之廷揚乃至舟山依黃斌卿唐王在閩授官亦如之時諸軍無餉競起鬪殺鬯累男婦索錢取贖肆行淫縱浙東之張國柱陳悟爲尤甚乃密謂斌卿曰師以恢復爲名今若此則賊已將軍其成之斌卿曰軍中乏食不得不取之於民公言固是然將何以足食廷揚因爲之定履畝勸輸法於是軍士不復敢掠丁亥松江提督吳勝兆之將舉事也送欵舟山斌卿猶豫不欲應廷揚曰事機之來聞不容髮奈何坐失之定西侯張名振慨然請行邀之爲尊乃謂

之曰兵至必以崇明爲駐劄地禁打糧然後可名振許之至崇明食盡名振違約於岸掠食舟泊鹿苑五更颶風大作自相擊軍士溺死者過半 大兵逆岸上合呼雜髮者不灰名振與監軍都御史張煌言馮京第雜降卒中逸去廷揚歎曰風波如此其天意耶吾當以一死報國然以此無名乃呼謂游騎曰吾都御史也可解吾之南京時四月十四日事也至蘇見撫軍諭之降不可曰事之不濟命耳至江寧經畧洪承疇與有舊使人說之曰公但薙髮當大用問誰使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

七

汝來曰經畧廷揚曰經畧松山之難先帝賜祭十三壇建祠都下安得尙有其人承疇知必不可屈遂與部下十二人同日被刑灰其親兵六百入斬於蘇之真門無一降者時比諸田橫之士云

勅本曰侍郎部下從吹之士溫氏作十四人今實攷之僅十有二贊畫職方主事沈始元總兵官蔡

德源本逆擊蔡耀戴啓施樂劉金城翁彪朱斌林

樹守備畢從義陳邦定及從子甲也原本南京失守走還鄉里實則托於田仰其歸猶甲申歲也吳

勝兆之事卽書慨然請行無定西侯名謝山全氏曰公上書在諸生時倪公元齡在戶部是辛巳以後事溫氏皆誤案甲申正月流賊犯急京師樞臣侍郎乃言於尙書倪公曰事急矣請以大部檄借漕糧二十萬復從海運勿拘常期僥天之幸得達京師或可以濟倪公然之付以檄卽馳至淮上時漕撫爲路公振飛如數撥給顧米甫運發而白報至路公馳使追還之其初崇禎丙子侍郎應詔請復海運始以廟灣六船試運由淮河出口出七晝夜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

六

達天津馳疏以聞命奴子致箋戶部戶部諸臣見而詫曰前已奏汝主人就道奈何猶在奴子笑曰運船抵津矣思宗大喜而在廷諸臣尙疑之謂其饒於財恐自東省買米充數海道艱難烏得七日卽至之理不數日漕撫奏報撥米開洋日期津撫奏報米至登岸日期咸與之合思宗出示羣臣曰朕固知其無僞也遂定議歲以春秋兩運增米二十萬石經費悉委任之運到給費如內漕之半督運凡七年歷官主事員外郎郎中癸未加內府光

祿少卿駐劄登州督運如故初 大兵之下松山

也繞出恭承疇後圍之忿援兵十三鎮俱不得前

城中糧絕道已斷思宗召之議侍郎請行乃由天

津口出經山海關左達鴨綠江半月抵松山軍中

皆呼萬歲侍郎還而後餉不絕城遂陷此承疇之

所以相識也比侍郎執至使人勸降實魏與之見

耳黃斌卿本無大畧後卒以不奉監國被誅其軍

之稍有紀律而民以無擾者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故侍郎受刑後問至刑山哭聲如雷就地立祠以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二卷

尤

祀焉 右溫氏所為數則之仍其故者實此始見

傳信之難特於書後詳證之自南都立後疏請招

集水師下諸文多勒木補纂

南疆釋史勒木卷十八終

南疆釋史勒木卷十九目錄

雷川溫氏原本

古高易氏勒定

列傳十三卷

李模

喬可聘

姚思孝

章正宸

李清

熊開元

姜琛

金堡

右諫臣列傳第十三○言路之開至明盛矣高

皇帝鑒擁蔽之害故令公卿大夫士庶皆得言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目錄

一

事而以封駁糾彈歸臺諫由是其權愈重其始

也糾主慝劾權姦達民隱朝綱舉焉盛矣美矣

既其廢也所黨比周假公補私毀譽亂真意之

所昭庶來可為堯意之所觸顏曾可為垢即有

經綸才幹之士為國家任艱鉅捍患難者稍拂

其意必百計敗壞其功以伸己之說于是賢智

毒螫于內將帥鈴束于外使人主眩瞶于是非

而莫知適從事機屢失賢奸不辨豈非言路太

橫而無所以擇之哉南中立國之日淺其風未

鳩故馬既得借爪牙于張孫振輩以肆其虐
至于崎嶇兩粵間而五虎之威猶能專執朝命
可畏哉宋時臺諫之選常及清流其要在真擇
其人而已矣若開元正宸諸人皆言路之鈔鈔
者也然無救于敗亡金堡之昌言不諱權倖與
懾而比匪怙勢以受酷刑悲夫

◎諫垣諸傳原本綜錯章格萃甲申前事簡脫
太甚今詳於書後金道隱人固不足取而事蹟
弗可畧也殿諸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目錄

二

南疆釋史勅本卷十九

列傳十三卷

李模字子木號灌溪吳縣人天啓乙丑進士授東莞
知縣有聲入爲御史巡按真定諸府劾論分守中官
南京國子監典籍福王立封四鎮爲侯伯模上言擁
立時陛下不得位爲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爲功其
至侯伯之封輕加鎮將夫請將事先帝未收桑榆之
效事陛下未彰汗馬之績授其實亦在戴罪科而與
之定策勳其何以安諸將性果忠義必先大慰先帝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

一

殉國之靈而後可膺陛下延世之賞報聞遂復爲河
南道御史馬阮亂政歎曰事不可爲矣即請告還家
不復出國變後里居三十餘年而終
喬可聘字君徵寶應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御史崇禎
時出按浙江行部至金華水漲舟阻索挽夫不得蘭
溪知縣盛王贊持手版立雨中大聲曰村民方事東
作縣令請以身代役可聘立乘肩輿冒雨去而慰薦
縣令於朝時人兩賢之尋以所屬大吏平賊敗貶三
秩南渡起故官掌河南道事敷陳宜罷厥衛停燕飲

君臣交傲早失大計用充中興皆不省御史黃耳鼎
外遷疏詆都御史劉宗周牽連朝士甚衆可聘言宗
周正色立朝實社稷臣耳鼎厭外轉盡誣善類以暢
已私非人臣也請以耳鼎所轉官換臣爲之事乃止
御史黃澍之面劾馬士英也士英銜之入骨而澍按
湖廣有穢聲故錦衣劉僑希士英指訐之章下法司
宗周怒僑將救澍可聘曰僑希時相指固也而澍貪
亦有跡請行巡按何騰蛟覈奏時謂得體宗周初劾
臺臣從賊者三十三人及李沾代事欲翻其議可聘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 二

章正宸字羽侯號格菴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周早
以學行著登崇禎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改禮科給事
中疏請法周孔仁義黜管商富強則太平可坐而致
報聞後以會推閣臣矣帝意譎成均州南渡召復故
官疏言今日江左形勢視晉宋爲更難當事者世世
偷息處堂自娛兩月以來聞文史錫鞶矣不聞獻
聞武臣私門矣不聞公職聞老成引遁矣不聞敵愾
聞諸生捲堂矣不聞講繆如此可曰與朝氣象乎臣
愚以爲今宜以進取爲第一義進取不銳守禦必不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 三

抗不可其在臺班與掌科章正宸持論侃侃羣小懼
之乃起戊籍張孫振爲河南道孫振負橫與馬阮比
陵厲出沾上凡壞法亂紀事爭先爲之臺綱掃地矣
左良玉犯關士英欲盡撤江北兵以禦時 大兵日
逼可聘與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成友廉合疏乞留
江北兵固守淮揚控扼頽壽命劉良佐還鎮士英於
御前戟手詈之舉朝氣懾南都亡歸老於家思孝崇
禎辛未進士在諫垣論列最多時號博識後雉髮爲
僧與友廉可聘俱同鄉

堅比者河北山東忠義響應立寨自保截僞爲官爲
朝廷効死不及此時電掣星馳風雷奔赴使聯絡壁
壘倡義申討是崩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當急檄
四鎮渡河與河北山東諸路齊心協力互爲聲援使
兩京道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扼武關以奪隴右隴
右士民怨賊入骨髓臨以大師賊不難平也陛下宜
稿素誓師駐蹕淮上聲靈所及人切同仇今乃部院
寺司各署不稱行在而工作煩興議者已占陛下志
圖偏安天下事變皆生意外將何以待之其言甚激

切然不能用馬士英欲以中旨起阮大鍼先內傳張
有譽爲戶部尙書正宸封還詔書以有譽難賢而傳
陞之弊必不可啟抗疏力爭有譽卒以廷推進旋安
遠侯柳祚昌受士英指薦用大鍼正宸又力爭且曰
朝廷如此舉動邸報流傳見臣姓名尙挂仕版必相
顧賊愕謂負叛垣職掌萬夙何辭乞放臣歸里正宸
清嚴方正爲清流所倚賴其同官沈胤培常言章君
不特怒時可畏卽笑時亦可畏時士英輩忌之甚轉
爲大理寺丞實奪其言路也已見國事日非乞假歸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

四

魯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不受仍署舊官明年事敗
溺水不灰自經又不灰遂以僧服去不知所終

勸本曰格菴章先生爲戢山先生夫人之姊也鄉

會試俱冠經有名溫體仁私招之不逞出爲禮科

給事中王應熊與戚畹通內傳入閣在廷莫敢諫

迺抗疏論之曰豈有枚卜下傳奉者在皇上出此

必謂特用易感恩却衆議則絕窺伺顧天下未有

不順人情而可以有濟者也夫應熊亦惟非人情

故不可用夫徇情與順情名同而實異振作與操

作事近而用殊今廷臣縱乏人奈何使傲喪之夫
贊不成之治哉帝大怒詔缺鎮撫曰新進妄言耳

無他肺腸格菴仰而曰新進直言則有之未妄也

詞臣馬世奇爲解於應熊應熊遂離坐擲茗碗去

科臣同力救之止革職及賊犯鳳陽帝怒應熊

曲庇鳳撫廷臣遽以格菴薦體仁抑之應熊敗議

起廢吏部條上百餘員體仁囑扼其名帝曰中何

以無正宸邪親筆取十二人而乙名其間體仁務

列深結諸奄毛舉細故至軍國大事舉實勿問科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

五

道箝默甚以聖朝無闕爲諛格菴甫復官卽疏謝

瀝言左右其闕事執上下惜身家保祿位闕通內

侍名爲綫索其言不可問帝親標其疏令通行嚴

飭于是閣臣內官咸切齒明之設立西廠也爲累

朝獎政旋革旋復崇禎中內官專權羅織人學公

卿以下仰鼻息倖苟免凡所刺舉無枉直皆糜爛

京師無厲子弟窺身入籍白鞵帶刀搜市并金錢

每一指大符立下郡縣無不滅門者格菴憤激疏

陳帝心動以紅勒西廠字付閣票旨閣臣患璫責

擬以不合三上三改帝密召大璫戒之尋罷厥厥
談一夕彼此已再遷禮科左給事中然閣臣內官
之伺其短者日益至帝每維持之其鄉舉時主試
姚明恭嘗以鄉人謀官吏部為囑力却之故輔周
延儒會試知貢舉也時家居朝議起用格菴曰不
聞處為遠志乎延儒聞大憾旋掌吏科而延儒適
入壬午元日朝賀畢宜延儒上殿帝東嚮揖稱先
生曰先生其輔朕朕將端冕以求格菴遂驢呼入
頌聖德且責閣臣以報稱累數千言帝歎賞稱漢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 六

等大詔之立此衛士掉頭襖衣冠縛出午門候處
分漏下傳付法司拷訊而肉奄修憾捕諸家奴之
送梟饋者為詞察獄情于是扁鑄嚴求贖具擬杖
贖中旨加日宜等遣戊格菴遂編管均州十七年
三月太常吳磊齋 麟 徵 遷掌科薦以自代命甫下
而京師陷菴山先生偕之縊經號哭荷戈渡江諸
生門弟子從者數百人乃趣剝撫黃鳴俊發喪出
師鳴俊謝之菴山勃然出同裂尺布髮頭率官吏
士民行哭廟禮於祐聖觀和者數萬聲屋瓦尋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 七

子而延儒見疏大驚曰是劾我也嘗過其居執手
歎曰朝廷事大家可為何必執意見以與物性迥
悚然對曰正宸亦惟眎大家事故不敢徇私延儒
色變舊輔馮銓延儒姻家也將復以冠帶格菴復
爭之延儒大怒曰吾固無師生已而欲我無姻親
耶既而推舉閣臣欲驟用魏藻德召對中左門語
不合延儒乘機譖之謂正宸與尚書李日宣等把
持枚卜梟不赦次日復召平靈賜食羣臣叩頭訖
帝大呼正宸日宜及左都御史房可壯侍郎宋玖

募義旅將出會南都立詔至乃止初菴山開講俚
山格菴首從之生平崇尚氣節不甚講學日力行
不在口說也乙酉六遺臣之聘使至逃去復起兵
敗求灰不得遂行遜為僧 右是篇書後盡補崇
禎時事以前傳改官謫戍簡錯弗明故復見諸又
崇蕭山毛氏言杭州哭臨後以丁艱歸廬墓凡一
年大哭三日別墓髡其首以僧去據此若未嘗官
南渡矣殊不可解
李清子映碧揚州興化人大學士春芳五世孫禮部

尙書思誠之孫也舉崇禎辛未進士授寧波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請宥積盜李世遷假敕之獄未移工科左給事中出封淮南會國變復命南京進本科都給事中上言陛下自中州播遷後櫛風沐雨備極辛苦漢光武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太宗之不忘質衣儉舍皆從安樂憶艱難以勵儉也陛下亦宜持此自勵則安不忘危後源塞矣否則奢用必至多藏多藏必至厚歛厚歛必至煩刑恐全盛之天下膏血亦殫况今日乎乞申飭內外廢無用之金玉罷不時之傳奉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

八

非急務也謚文太子時已尊爲孝康皇帝請與興獻並祀別廟奉孝宗爲不祧之宗不聽北都之阻鎮遠侯顧肇迹等十五人爲賊所殺諸勳臣朱國弼等請如殉國難例贈廕廟祭清言肇迹等或禁或拷半膏賊刃非殉難也同時文臣若內閣邱瑜方岳貢等何嘗不以拷禁瓜而褒譏相半祠祭猶擬何獨文武異施乃已又請裁宮中獸炭歲省費一千八百餘金議者謂時政雖亂言官尙有權惜乎所爭者細無裨大計清在省中號爲清正嘗陳內治之說引規時事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

九

言子胥之揣勾踐曰爲人能辛苦何謂辛苦毋荒于燕鶻毋荒于瓊宮瑤臺南金和寶是也明年二月進大理寺卿請更思宗廟號修實錄及惠宗實錄並允之四月遣祭南嶽南都歸隱于家以著述自娛閱四十年乃卒

勅本曰映碧先生三垣筆記力爲赧王漸雪言其仁慈勝而決斷少固是人臣不沒故君之義然持議以恕爲主則未足昭信後來也而况如李國楨之誤國喪名張捷楊維垣之作奸逃死而皆責爲

甲乙亦難則尤失之甚焉者矣謝山全氏謂其語最和平可想見其宅心仁恕當時多氣節士雖於清議有功然亦多激成小人之禍使皆得如映碧者則黨禍可消矣 案假赦之獄世選爲韓國書長十世孫洪武時駙馬都尉祺坐父舉次其子盛慶卽臨安公主出貶績溪爲民主號泣上前上手賜龍封許二十六年執此見主復故爵世選於崇禎初具奏呈驗而敕中譌祺爲棋以胡惟庸爲容善長次年且不符讞獄者乃援妄假赦書律論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

十

辟司寇鄭三俊批其牘曰若善長之功雖百世看之可也映碧譖其言力請釋之然世選已長繫十年矣所呈龍封紙墨鈐印嚴重久遠實非外間倉卒所能辦是豈當時高皇故爲斯誤以塞主請以開後世疑案邪

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天啓乙丑進士除崇明知縣調繁吳江崇禎朝徵授吏科給事中論事逆意貶二秩外用不赴久之起山西按察司照磨遷光祿寺監事行人司副劾首輔周延儒得罪與給事中姜採同

受廷杖下獄所謂能姜之獄者也卒遺戍杭州事具明史南都建國起吏科給事中會丁內艱不赴闕中唐王立以工科召疏請終喪連擢太常少卿兼都御史再疏辭詔曰天地生才祇有此數邇者老臣凋喪宗周彪佳石麒等旣皆捐軀鄭三俊又捐身故子開元之至且夕以冀旣在郊荆慰予飢渴及入對眷禮有加開元請罷捐助停事例重脩祿備刑罰急親征實聽納散朋黨俱嘉納之越日勅授御營隨征東閣大學士兼行在右副都御史權理院事時方破格用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

十一

人躁競者爭以口舌得官開元惡之力持資格丹徒諸生錢邦芑言事稱旨特授御史開元請改兵部司務軍違王意命以司務得非時言事實同御史權丙戊正月王在建寧外雖優禮輔臣而事輒斷開元遂乞罷歸不許已而邦芑復授御史開元力爭不令入院諸御史合疏劾之乃引疾自是王出幸皆不及從汀州破棄家爲僧於蘇之靈巖師事南嶽和尚開元素精內典嗣其法闢居華山稱善知識者三十年年七十餘卒

勘本日故事左降官率驟遷魚山以淹久缺望會
光祿缺丞爲詣延儒述已困頓狀延儒適有事輒
命駕出魚山大愠嘗思所以報之後畿輔被兵求
讜言兩次召見比欲盡發延儒罪以其侍側遂巡
不敢盡請補贖時 大兵未退思宗焦勞甚覽奏
大怒令錦衣衛逮治嚴刑詰供主謀繫至午門命
與姜琛并杖一百下刑部獄或云爾時思陵已愠
延儒實怒魚山首鼠謂其兩下討好故反以誹謗
大臣加之耳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

三

姜貞毅採糾延儒疏中有臯上何所見而云然一
語思陵怒其詰問詔旨因責二十四氣姓名遂獲
譴福王立得赦起故官以憂不赴流寓蘇州浙東
監國再以兵部侍郎手詔起之亦不赴疾革時語
二子曰吾奉先帝命戍宣州歿必葬我敬亭山麓
其弟貞文孝友過人當貞毅廷杖畢已歿乃口瀾
灌之始甦既聞萊陽鄉邑破父殉難一門以者二
十餘人卽疏請代兄繫獄乞釋兄歸葬不許阮大
錕得志屢欲殺之遂奉母居於蘇變姓名之寧波

後應監國召奔泰錢忠介八幕下幾爲乃國安所
殺戊子而後猶時探五嶺消息久之卒人稱姜
先生吳門立祠祀焉貞文名垓字如須

南嶽和尚號退翁是浮屠中之遺民也名滿天下
有眞實行魚山自蠻中歸聞其名往依之請爲執
爨退翁一見曰是非常人也乃授以鉢魚山嘗住
休寧仰山改號蕪菴隨人叅謁或以禪悅忠孝或
以經史藝文率各各愜心去後卒於花山營徽州
黃山之丞相原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

三

金堡字道隱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臨清知縣坐
事罷十六年吏部尙書鄭三俊薦其才未及用而都
城陷堡南還丁內艱乙酉杭州失守偕里人姚志卓
起兵山中與浙東諸軍逆爲聲援唐王立堡入朝陳
志卓戰功勸王棄閩幸楚謂何騰蛟可依鄭芝龍不
可倚且言中興之國須馬上成功湖南有新撫諸營
陛下親往效尤武故事此皆精兵百戰可得其力若
乃千騎萬乘出入警蹕是承平威儀宜且屏不用帝
大喜語廷臣曰朕見金堡如獲異寶卽授兵科給事

中封志卓仁武伯堡以服未終力辭請賜勅印聯絡
江上師從之既至浙入大將方國安軍諸事于魯王
者詆曰堡已北降來爲間諜耳魯王語國安國安執
堡御史陳潛夫曰堡何罪彼與志卓起兵公所知也
今其家且渡江來何罪見執國安曰此鄭氏意因出
芝龍書示之且曰今我釋之去去勿入閩入閩必殺
之我不敢得罪鄭氏也潛夫以告堡堡曰我心入閩
繳勅印倘中道次于盜亦命耳明年夏再謁王以勅
印上王欲奪情堡固辭不許芝龍謂將大用之也嫉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

西

愈甚大學士曾櫻曰果欲保全堡莫若聽其辭遂以
秋八月辭朝去闕入堡流寓他所及戊子冬詣肇慶
謁永明王授禮科給事中堡抗直有鋒氣不畏強禦
遇事敢言甫受職疏陳八事勅慶國公陳邦傳十可
斬文安侯馬吉翔司禮監大監龐天壽大學士嚴起
恒王化澄等並與焉吉翔方倚上寵掌錦衣典戎政
一切詔勅符命及奉使四方關領吏兵二部文憑劄
付悉出其手氣焰方熾至是頗懼盡謝諸務時化澄
督師於外興起恒並疏乞休大學士朱天麟奏留之

由是堡直聲大振諸輕剽喜事者南陽伯李元胤左
都御史表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蒙正
發成與交權當是朝臣各分黨類從成棟來歸者兵
部尙書曹鼐工部尙書耿獻忠吏部侍郎洪天擢大
理寺卿潘曾緯通政司毛毓祥太僕卿李綺爲一類
自諂反正功氣凌朝士從廣西扈行至者大學士起
恒化澄天麟吏部尙書晏清戶部尙書吳貞毓給事
中吳其雷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爲
一類自恃舊臣詆曹耿輩管事異姓久之復分吳楚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

五

兩局士吳者內則天麟貞毓給事中張孝起李用楫
外則督師大學士化澄堵胤錫及兵部侍郎萬爾程
源禮部侍郎郭之奇皆內給馬吉翔外給邦傳以自
助主楚者彭年時魁正發而湘客以秦人堡以浙人
爲之輔皆外結巡撫瞿式耜內結元胤以自強元胤
惠國公成棟子爲錦衣衛指揮使進封南陽伯握大
權以彭年與同反正倚爲腹心勢張甚彭年嘗論事
王前語不遜王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倘去年
此日惠國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君臣之義安在帝

變色大惡之湘客稱通文墨山薦舉入仕授知式耜
貪狡多智時魁等動必咨之時魁起家進士剛狠使
氣富而好利堡清操絕俗衣食皆資二人故稱莫逆
交賦性鄙刻不近人情惟正發依倚諸人聽受指使
而皆以元胤為歸終日聚謀專擅朝政時有五虎之
號又謂之假虎邱以彭年為虎頭時魁為虎尾湘客
虎皮堡虎牙正發虎喉假者元胤本姓賈譏諸臣之
以張威耳後堡與時魁等復相繼攻起恒吉翔天壽
無已太妃召天麟面諭曰武岡之厄賴吉翔左右之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

六

令擬旨嚴責堡等天麟乃為兩解卒未嘗罪言者而
彭年輩怒不止王知羣臣水火甚令盟於太廟然黨
益固不可解明年正月邦傳怨堡因奏言堡謂臣無
將無兵請即令監臣軍觀臣十萬鐵騎為何如且堡
昔官臨清曾降賊受僞命疏至天麟抵几笑曰道隱
善罵人今亦遭人罵也因擬旨金堡辛苦何來實所
未悉所謂監軍可即集議蓋用杜甫辛苦賊中來語
堡固未嘗降賊見之大恚憤時魁乃鼓言官十六人
詣閣詆天麟曰堡論邦傳即令之監其軍論郝永忠

若請其頭亦即與耶相與登殿陛大譁棄官擲印出
關曰我輩不復仕矣王方坐後殿與侍臣論事大驚
兩手交戰茶傾於衣急命天麟取還所擬論諸臣供
職天麟遂辭位慰留之不可尋詔何存騶黃土俊入
輔吾騶為元胤所薦既至知時魁等意不屬亦引退
元胤強留之秉政數月卒不為楚眾所喜交章詆誅
至八月去時魁等又劾王化澄會鄙無物望會經筵
傳班堡面叱之化澄憤碎其冠服立辭去堡等既進
逐諸臣志益橫肆往各入內閣指揮授意閣臣唯唯
南疆釋史

列傳十三卷

七

從命湘容尤工窺瞞出則指詞嫁禍閣臣患之請于
殿旁建文華殿九月殿成王出御輔臣侍坐擬旨於
是覲覲之風少止堵胤錫自湖南入朝堡劾以喪師
失地面責其結李赤心為援張筵宴孫可望使者事
且曰滇于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獨與之
昵胤錫失色徐云我鞅事邊事如君言竟無功堡曰
勞則有之功于何有朝士因多不宜堡孫可望遣使
乞封堡以異姓無封王例七疏力爭及胡執恭矯詔
封可望為秦王又請立斬執恭以正國法可望遂怨

恨愈跋扈堡之爲言多循資格拘小數不能權衡時勢以濟艱難後更連劾貞毓及萬朝程源等廷臣無不摺擊一月章至六十上其時政出私門爵賞過濫堡一切引繩批根由是諸臣必欲置之死徒恐元胤爲拔未卽發庚寅春王赴梧州元胤留守肇慶陳邦傳統兵入衛貞毓之奇勦源輩咸修舊怨乃與給事中張孝起李用楫李日煒朱士鯤御史朱統鑰王命來陳炎亂彭全等合疏論彭年湘容時魁堡正發把持朝政罔上行私列朋黨悞國十大罪王以彭年反南疆釋史列傳十三卷 六

刑最劇左足已折相道止一老僕又墮水坎安能蹴躡萬里遠戍金齒乃改清浪衛得移居桂林是冬桂林破難髮爲僧後二十餘年而終

勘本曰當時五虎鈞黨橫行曠亂朝政如金道隱之爲人徒以謇謇自命圖騁私志排時無濟債事有餘出語不倫及身受既我

純廟睿斷謂無足齒錄其千古公論也初擬削其名以其行事桀隸他傳惟溫氏原文於永明一朝畧無傳者獨存此篇以見水殿君臣之槩因而不

南疆釋史列傳十三卷 五

革是區區者亦有所不獲已爾

南疆釋史勘本卷十九終

南疆釋史勘本卷二十目錄

雷川溫氏原本

古高易氏勘定

列傳十四卷

張國維

朱大典子萬化孫嘉績

沈宸荃

陳函輝

余煌

高岱字子明

葉汝蓮

董守諭

王正中

王之仁州

右浙東閣輔督師從亾諸臣列傳第十四。魯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目錄

一

監國之事無足言者其在浙東則閩有君矣在

海上則粵有君矣所惜者諸臣皆故國舊君之

臣依依不釋間關相從而避險阻與宋之張

陸有同列焉然諸臣亦多雜事唐魯者其專心

于魯則若張孫熊錢而外惟宸荃以下數人焉

跡其才畧亦不能盡所展布然蒙難而能正其

忠有足悲者矣誌之

◎溫氏以張朱為江東首事之臣作合傳可也

而孫忠襄則僅附傳末數言失之矣今築節行

實列諸書後張太傅國維與王武寧之仁當江

上潰軍之時議將抽兵分守武寧曰北軍數十

萬儻然而渡如何迎敵吾惟一死耳公宜自計

太傅迺追扈監國行至黃石巖方國安已燒斷

橋梁不得進遂慟哭還山監國傳命相機圖復

因更治兵東陽武寧入海後况其妻妾兩子頗

幼女諸孫於蛟門下而毅然還至內地以歿則

是武寧之始終較國安霄壤矣而溫氏竟弗予

傳何邪然既於魯臣諸傳之末附有所論又未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目錄

二

可補入掖遺也故於勘本書後特議之

南疆釋史勳六卷二十

列傳十四卷

張國維字玉筍東陽人朱大典字廷之金華人兩人皆起家進士崇禎朝以僉都御史出為巡撫國維應天大典山東皆善用兵勳平寇盜皆有勞績而國維廉聲望高遂入為兵部尚書大典貧顯為言官所糾坐賊落職事具明史國維奉使江浙練兵南都立召還部協理戎政叙討賊功加太子太保廕子錦衣僉事請建三輔以藩南京以京口為東輔蕪湖為西輔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京師為中輔各設重兵鎮守不果行吏部尚書徐石麒去位廷議歸國維阮大鍼私取中旨用張捷代國維知事不可為遂乞省親歸時大典家居都御史劉宗周勸其募兵勳王給事中熊汝霖奏充為事官乃率兵三千至南京石麒言大典雖會其人材足倚也今湖南殘破可合為巡撫練士卒具糗糧立功自効馬士英輩以其豪富不以賄進矯旨責問石麒竟不許大典不得已乃自乞援馬阮始收其兵入衛召為兵部左侍郎踰月進尚書總督士江軍務左良王典

兵命監黃得功軍禦之福王奔太平大典與大鍼八

見舟中謀幸杭州王命大典以兵先發因馳歸治兵于鄉及王破執潞王亦出降大帥遣使者至郡縣徵戶口册籍餘姚知縣王曰僉棄城遁教諭某奉册籍歸命即用為知縣發役治道苦役者大譁餘姚孫嘉績突入縣治鳴鐘鼓斬令以殉嘉績字碩膚大學士如游孫也仕至兵部職方司郎中南渡起為九江僉事未赴而國亡時 王師所之郡邑望風下嘉績猝然發難由是浙東嚮應國維亦起兵東陽朝魯王於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台州請王監國即日移駐紹興加國維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大典亦加東閣大學士嘉績授右僉都御史義兵雲集分汎防江尋進國維為少傅賜上方劍督師江上總兵官方國安亦自金華至士英素與之善匿其軍中請入朝國維劾其十大罪乃不敢入秋七月復富陽尋克於潛樹木城于綠江要害聯合國安及王之仁鄭遵謙熊汝霖錢肅樂諸營為持久計是冬十月禦大軍於江上連戰十日已敗至草橋門天大風雨不能戰乃各引退唐王頒詔

入浙求富者將起而應監國欲避位國維馳入朝
令勿宜讀上書閣中曰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
臣庶咸當協心并力誓圖中興成功之後入闕者王
今日原未暇易也監國當大勢潰散之日糾集維艱
一旦奉詔退就藩服人無所依閣中鞭長不及猝然
有變則辱人齒寒悔將莫追臣老臣也惟社稷是圖
豈若朝秦暮楚者舉足左右為功名計哉議遂定明
年六月江上諸師乏餉盡潰方國安劫魯王南行國
維振旅追扈之泊王走台州航海去乃退守東陽俄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三

義烏破知勢不可支有勸之入山觀變者國維曰誤
天下士者文山登山也乃作絕命詩三章躍入池中
歿年五十有二初大典駉軍金華與閩相近亦自通
於閩唐王迺就加文淵閣大學士封婺安伯督師浙
東阮大鍼至甯與共事金華士庶不能容傲數其罪
遂之大鍼怒恣詣國安營搆兩軍交惡閩中屢以諭
解之不得及 大兵渡江大鍼降言願破金華以報
新恩前在金華時大典嘗與之閱城至西門戒其下
曰此門新築土未堅有事則備禦宜嚴至是大鍼用

巨砲專攻之城即崩殺戮甚慘以報檄討之恨大典
全家自焚从先紹興有金姓者從軍金華祈夢兆神
命出其掌書一古字久之莫可測及城屠收集積屍
凡十口作一墳然後知古字之兆如此嘉績後從魯
王出海亦進文淵閣大學士至舟山卒于道崇禎丁
丑嘉績累進士其縣令夢其名殿試第一榜發不驗
及嘉績外適蔡舟山張信坊下張信者洪武時進士
第一也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四

佚史曰國維之撫應天也建蘇州九里塘及瀕湖
諸堤修松江石塘以捍海立社學設常平倉蘇人
尤德之至今虎邱祠焉而甯渡用之一篲莫展飄
然引疾豈知其危亂不欲同其汚乎至于小試防
江亦甚危矣大典平登州巨寇功甚偉然以大鍼
之兇而大典昵之遂致讒構兩軍敗乃國事挾其
小隙殘及民生而藉以逞比匪之傷耶嘉績倉猝
建義其謀非素定也然魯則由之監國事雖不成
溯洄海上者十餘年義士依之冠裳勿替則嘉績
有以啓之也

勅本日張太傅爲天啟壬戌進士初知番禺縣擢
刑科給事中劾罷魏黨大人爲忠賢所逐尋起用
至崇禎七年授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安慶等處十
府是冬賊犯桐城官軍覆沒時年方壯一夕鬚髮
頓白後見賊勢日熾請于朝割安慶池州太平別
設巡撫以史閣部兼任其事安慶之不隸江南自
此始也蘇松間捍海築塘濬渠通漕民德之甚十
六年夏我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五

大清兵猶在畿內檄趙亮扞拒戰螺山師潰言者

交詆之逮下獄蘇民問之爭詣闕乞貸莊烈帝念
其治河功卽宥出候命召對中左門復故官命馳
赴江浙督練兵輸餉諸務因條陳生財七事出都
十日而都城陷魯王監國以樞輔治兵江上約諸
營於十月初八日始連陣旬日及十二月朔

大兵伏內墩太傅令部將趙天祥西渡已軍上流
熊軍下流橫截之 大兵徘徊不欲戰乃各引還

二十四日議分道齊出奪門而陣而方國安一軍
先敗焉

朱大司馬一字未孩身幹魁傑瞻視不常素習騎
射喜談兵世本農家子其大父以毆厥族人論如
法父鳳傾身事吏謀脫之遂終其身事之歸其業
司馬少補諸生奇窮嘗爲里中鳴不平事諸吏恨
之聲其所行不端幾遭斥辱爾谿知縣劉宇烈日
此耶嶽嶽不久爲池中物力護之始免苗麻丙辰
成進士除章邱知縣轉最天啟壬戌擢兵科給事

中客魏等十二人假保護功于臉裏乃抗疏力諫
出爲福建副使轉參議以病去崇禎庚午起山東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六

參政駐天津治兵有結晉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
辛未冬閏十一月登州游擊孔有德反與耿仲明
等據城相持久之賊糧絕食人熬人油爲燭特有
水城可遁固志不降時論撫之累被辱乃密令官
軍以輕騎奪其水口賊思司馬言賊窮必入海當
伏兵海道邀之朝議未許明年秋賊載子女玉帛
先入海時劉良佐爲游擊獻搆城策俘獲千餘人
賊將七十五人孔耿本毛文龍部將袁崇煥詔殺
文龍將士因之多不輯未幾反至是航海遂請

潘陽降敘功晉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世蔭錦衣
百戶八年流賊熾中都陵寢思宗哭於廟詔大典
以漕督兼撫辦賊歷在三年累著戰功當是時
制府殺賊者分三道總理盧公象昇當一面秦督
洪承疇當一面總漕兼撫以護陵通運當一面
其餘撫臣各守所轄迨來策應然盧公與承疇素
稱善殺賊部下如曹變蛟祖大樂等皆健門而淮
撫標下僅劉良佐稍見勞績司馬乃獨身枝梧約
示方畧終其任賊不敢再犯中都後盧公以勤王
入承疇與秦撫孫公傳庭繼之入俱以忤楊嗣昌
遭排笮而司馬則苟完無恙論者頗以此啟疑惟
行軍以來不持小節公私囊橐無所戒後額餉不
至雖出已資以給親軍而謗譁大興彈劾者叢至
矣公子萬化亦任俠選事司馬自以功過不相掩
請出家財募兵勦寇爲後効自以麾下居京口大
集奇才劍客自治戰具得西洋火礮三百餘箠萬
化亦於東陽義烏間廣納材武之士以益之未幾
許都變作迺由京口馳還勒兵江干鞭十人貫二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七

入耳禡祭以造時萬化禦賊已有功紹興推官陳
公子龍苗識都招之降東陽徐知縣調元同里姜
給事應甲咸與司馬有隙翻誣以縱子通賊詔逮
治并令籍產充餉會國變止南渡阮大鍼掌戎政
不能有所展左兵之亂出督靖南軍爲防禦未幾
南中下報王賁至方與靖南計將率王入浙而靖
南飲羽矣遂率親軍歸與江上諸公奉迎魯王監
國之議是時張太傅與司馬主金華孫熊兩家主
紹興錢公肅樂主寧波江東之兵推此三府監國
南疆釋史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八

比國安聞其家尚多財聲稱系餉四萬酬士英引
進尙書之恐遽率衆造龔監國召之傳旨至再始
解撤其後事勢日非豈公靡爲行在將迎監國移
駐之或曰江上一危發中得安枕邪議遂寢

王師渡江國安首先潰降導攻金華司馬執招撫
使烹之固守三月外無虬蟬蟻子之應而部下衆
志如城無一叛者其嫺家傳御史嚴爲義烏強宗
請盡以子弟兵爲援泣許之嚴夜縋而出部將吳
邦靖何武雄健多智素倚之時國安以大礮攻城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九

急城中亦以火礮禦之烟燄蔽空日闕如雷而
大兵雖失利迺早夜濟師守者漸疲紛投坑塹城
遂陷公子萬化尙巷戰力盡見執司馬摩其愛妾
勿女及萬化妻章氏投之井邦靖曰城中火礮尙
多不可殫敵不若焚之爲吾輩歿所司馬袖出火
繩示之曰此固吾意也即環坐庫中賓從之願以
灰侍者得二十餘人頃有告者曰公子歿矣司馬
亟命舉火火發礮乃大震如霹靂 大兵反恣多
蹂踐灰傳巖還至義烏灰公孫鈕官都督以奉表

閩中於浦城灰金華城民歿者亦十之九焉

古高陽氏又案公以閣銜督師迺文華殿大學
士也溫氏作閩加文淵閣非謝山全氏言野史
流傳多失昔吳農祥於公爲戚屬而爲之傳曰
以四萬金與貴陽及專奉閩中事其不可據如
此因爲之別作事狀云勘木書後據此

孫忠襄公嘉績爲忠烈公燧五世孫贛州殉難劉
同升榜進士初任職方主事以弗子太監高起潛
世蔭被劾下獄獄中從黃石齋先生道周受易會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十

有諸生疏救道周莊烈帝益怒立移錦衣獄凡鄰
與違來者皆詭詞以脫獨嘉績直陳無隱坐長繫
詔下司寇徐石麒出之戍金陵南渡起九江僉事
未上事而國亡時縣令役民修道嘉績葛衣徒步
私巡里中諸役者皆泣下曰盍逃乎曰有令在逃
者灰也曰役灰逃亦灰獨不念於灰地求生乎役
者曰願安所得計曰江東事未可知爾等皆壯士
歛手就灰亦無名今鄰邑舉義誠能合衆畫江
守則大有功脫不勝猶緩且夕灰况未必然邪衆

口惟命願效死於是卽帥所役三百餘人起執殺縣令偕能公汝霖入郡奉迎監國會兵分守比江上師潰攜印綬圖籍山江湖海至中洋悉自沉之蹈海歿時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年四十有四初葬滄州張信墓南表曰五世忠烈之墓予祭諡忠襄洎後二十八年公孫訥航海扶柩歸葬故里

沈宸荃號彤菴慈溪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奉使旋里南渡復命擢山西道御史初言五事曰破方隅以立臣表端品望以立臣模礪廉潔以清臣操礪心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十一

力以供臣職息凌蹙以安臣分皆切時病又言疆場之情形日變臣下之泄沓日深儀文典作粉飾太平黨邪醜正喜譽惡直幾不知宗社孔棘國事阽危也餉入六百餘萬而淮徐四鎮及督師歲計已需二百四十餘萬江楚藩鎮督撫各標京營京口浦口各鎮其所需又豈淮徐比哉卽小民賣男鬻女有司敲骨剝髓亦未能足非陛下臥薪嘗膽時耶且北望山陵麥飯無展中原河北淪爲異域今西北風塵尙有東南託足倘東南復起烽火則將稅駕何方觸目心悲

又何暇計及服御儀文之閒乎又言經畧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永吉失機之將先帝拔爲總督貸其罪隆其任恩亦渥矣乃擁兵近甸不救國危奉身先竄縉彥以部曹驟典中樞乃不念先帝特達之知而率先從賊視息偷生此二人者卽加以赤誅亦不爲過陛下以封疆故屈法用之自宜奮力圖功沈滌前恥而永吉縉彥遂巡觀望逗留淮海間至今未聞荷戈先驅也死何以見先帝生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不容赦至都城既陷先帝賓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十二

天守土臣皆宜礪兵秣馬俟新君復讐賊塵未揚願先去以爲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卞祖德魯化龍等尙可容假臥家固乎疏入命俱逮治冬至日郊天中旨改期於堊引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體元行政之事以明祀天之必不可緩不聽俄又陳禦敵實策下所司議是時朝政大亂宸荃獨持正要羣小無不恨之掌道張孫振尤甚明年以年例出爲蘇松兵備僉事宸荃之初入考選也有鄉人語之云公以千金贖省中可得也宸荃曰吾豈賄進哉已而

復來云不須金矣貴陽方收入望稱門下土可也曰
埽門求仕吾亦恥之至是吏復以千金要之言部疏
上從否惟內閣得以轉移或又轉以告宸荃曰該如
吏言我將爲吏用矣南都公舉兵邑中魯監國擢爲
僉都御史從至閩進工部尙書戊子冬與劉沂春並
進東閣大學士從之舟山壬辰又從之泛海抵中左
所及金門當宸荃從公時其父家居當事者每崎屹
之父亦強直莫能加害宸荃思其親輒吟詩慟哭聞
者莫不憐之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古

陳函輝字木叔號寒山台州臨安人崇禎甲戌進士
知靖江縣不拘小節好交遊日事詩酒御史左允先
劾罷之其友曰子盍止酒簡事乎函輝曰昔龐士元
非百里才彼雖廢事猶獲大用今吾縣事不廢也友
朋詩酒何害于事左君撫拾小過借以立威子謂我
遂無所樹立乎吾聞之君子志其大者遠者子姑待
之後以計典復坐贓削籍北都陷函輝慟哭刑牲誓
衆倡義師福王立不許草澤勤王乃已尋起職方主
事監江光軍事敗奔還魯王駐台州禱之且曰國

統再絕矣王亦高皇帝子孫也雪耻建邦于是乎在
盍亟圖之王謝曰國家禍亂相仍區區江南且不能
保尙何冀乎函輝曰不然浙東沃野千里南倚甌閩
北據三江環以大海士民忠義知勇爲踐之所以稱
霸也王若有事臣願竭股肱之力會兵部尙書張國
維起兵東陽來迎王函輝乃與柯夏卿從至紹興王
監國擢少詹事或言函輝曾入計典不宜侍左右遂
棄官歸尋復原官遷禮部右侍郎進禮兵二部尙書
國維督師江上函輝居中調度其時諸軍皆不習行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古

陳華衣呵殿相爲誇耀而方王二鎮又日事爭餉義
兵漸散歎曰大事去矣夫無種蠱之材而有宰嚭之
佞何以能久明年防江師敗從監國自台州航海半
道阻亂兵遂與相失馳回台州哭入雲峯山於文心
僧舍賦絕命詩大言十章自沉歿年五十七

余煌字武貞號公遜會稽人天啟乙丑進士第一初
名皇憲宗御筆收之授翰林修撰崇禎時轉中允歷
左諭德右庶子充經筵講官給事中韓源劾其與修
三朝要典宜斥煌疏焚帝慰諭之然由是不得顯用

戶部尙書陳國祥請借京城房租煌力爭不可乞假
歸煌事親孝登第後猶俯仰受杖家居不妄謁當事
邑有大利害則言之魯王監國初起禮部侍郎再起
戶部尙書皆不就明年以武將橫恣拜兵部尙書始
受命時內閣田仰與義興伯鄭遵謙爭運餉兩軍格
鬪喋血禁門煌至申嚴軍紀將士歛戢諸臣競營高
爵請乞無厭煌上言今國勢愈危尺土未復朝政愈
繁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丞嘗未備請祭
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五

請廢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諡則當思先帝先烈
未昭時以爲名言後乞師渝州煌寄書黃斌卿主之
不從及王航海去有欲據城抗者煌以徒害生民乃
大開諸門任其避難由是一城獲全旋賦絕命詩投
城東渡東橋下久之浮出水面曰忠臣不易爲也復
奮力自沉而歿

勘本日丙戌五月晦日江上失守衆議登陴余司
馬歎曰臨江數萬軍猶不能戰乃欲以老弱守孤
城是聚囚待虎也亟開九門縱民所之而自出東

郭沉渡東橋下朝衣廣袖猝不沒老僕陳二輓迹
及之拯以起復急袖巨石自沉止得屍衣帶間有
小木版書絕命辭曰穆駿自馳老駒勿逝止水汨
羅以了五事有愧文山不入柴市 又策余氏家
公次敢不救急拯之負以逃及梅龍脰公甦謝諸
民民去再投堰水以歿存此備質

高岱字魯瞻號白浦會稽人崇禎中以武學生舉順
天鄉試被黜久之辨復魯王監國授兵部職方主事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六

及紹興失守慨然曰上恩厚矣國家文武異途重文
輕武咕哩小生持議廟堂而戮力疆場者指爲麤人
以致寇盜充斥不能抗禦神州陸沉職是故也我本
武學授事文職偏仄搶攘無益豪髮尙不能以一歿
報國乎劉戡山吾鄉先生也吾當師之卽絕粒子期
諸生亦氣節士日夜守之閩八日下令薙髮期泣辭
其父曰大人決志奔世兒願先往泉下掃除岱瞠目
曰有是哉若乃能先我期携巾服泛小舟給舟子曰
我欲禱神亟駕出海視去岸遠北面再拜躍入海舟

子急挽之嚙其臂始得下冊子又入水救之獲其中
朗躍出水面正中而沒代聞之曰有是哉兒果能先
我一笑而絕

勘本曰高兵部亦字次莽先世家鳳陽洪武初名
安道者以武勳世授瀝海所百夫長遂籍會稽崇
禎庚午武舉昌平陷嘗疏陳安危計格不上監國
時受職嚴禁兵伍打糧送割等弊民賴以蘇江上
潰絕食十三日不外仲子朗促之又三日朗泣拜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七

口吾居長分隨父亦汝其奉母期厲聲呼曰兄亦
之與養孰難弟姑爲其易者躍入水澄力持之
朗乃嚙臂始脫憤歎復山水正之次朗字子亮補
弟子員甫十日兵至衣青衿徧謁所親曰此來別
也無煩答拜初監國欲以武職授辭曰兵戎事素
未諳生平讀書冀博一領青衫稱明朝士子足矣
其妻潘氏以節稱

葉汝菴字衡生崇禎庚午舉人浙東監國授行人監
軍江上加職方主事以高岱以同里故同官會食每

抵掌共言忠孝事聞變借妻王氏出居桐陽墓所
送之曰君殆隱是乎曰非也我無城守責我欲慕耳
謂其妻曰吾得成所子奈何王曰我豈不能從子汝
菴遣投地拜之曰成吾者子也迺同赴水王被救里
人勸以食不可越日復投於水次

董守諭字次公鄞縣人漢孝子黜之裔六叔甲子舉
人七試南宮不第文行素高與翁鴻業姜思睿齊名
所謂浙東三俊也魯王監國召爲戶部貴州司主事
當是時熊汝霖孫嘉績首事起兵然皆書生不知調
度乃迎方國安王之仁授之軍政凡原設營兵衛軍
俱隸之孫熊所統惟召募之街卒田兒數百人方王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大

兵旣盛反惡當國者有所參決因而分餉分地之議
起分餉者正兵食正餉田賦之出也方王主之義兵
食義餉勸捐無名之徵也熊孫諸軍主之分地首某
正兵文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監國令廷
臣集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陸謙爭守諭曰諸君起
義旅咫尺天威不守朝廷之法乎乃稍退戶部主事
邵之詹等議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以海寧

給王藩金華歸諸閣部五府歸方藩守諭進曰是議皆非也夫義餉者雖有其名無其實以之饋義兵必不繼即使能繼誰爲管庫今請以一切稅供悉歸戶部計兵而後授餉覈地之遠近酌給之後先則兵不絀於食而餉可以時給也方王雖不從然所議正無以難也之仁請上漁舟稅守諭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漁戶已辦漁丁稅矣若再苛求民不堪命襍販小夫且不自安人心一搖國何以立久之又請行稅人法請塞郡之金錢湖爲田請官賣大戶祀田以贍軍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九

卒迫大義以止明年莊烈帝大祥守諭請朝堂哭三軍縞素一日遷經筵日講官兼理餉事六月 大兵渡江魯王航海守諭不及從遂浮沉閩里間爾時凡舉人入仕者許重就公車守諭獨杜門著書張肯堂歿其孤以浮海求還葬有司徵狀縉紳莫敢應守諭歎曰忠裔也可使莫功乎有司驚曰公素高節今何再來立應之卒年六十九

劫本日董戶部少受業於漳海黃先生講學大滌山房著有學蘭集國亡迹跡荒郊由丙戌迄甲辰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十

凡一十九年其爲言多沉鬱哀輓之作邵給事之詹姚江人其仕江東諸野乘所無稱獨於此一見其名戶部哭之以詩極哀稱有建義之功借管之策錢塘破之詹悲憤疽發背歿

王正中字仲搆直隸保定人寧武侯之仁從子崇禎丁丑進士授長興知縣國變流寓紹興魯王以兵部職方司主事召攝餘姚縣事時軍旅猝起公私亦立市魁里正得一剗付則入民舍括金幣甚至繫累呼號交錯道路郡縣不敢問正中率所練鄉兵之任既

視事令各營取餉必經縣票品數資產以應否者以盜論民間稍靖總兵陳梧敗于嘉興渡海掠餘姚正中遣民兵擊殺之諸營大譁行朝忌者劾正中擅殺大將黃宗義言于王曰梧借喪亂以濟其私致犯眾怒是賊也正中守土即當為國保民何罪之有議乃息諸將張國柱田仰荆本徹各率兵過姚江舳艫蔽空以正中嚴備不敢犯國柱後從定海入縱兵淫劫百姓洶洶正中單騎入其軍呵止之國柱遂不得逞嘗率輕騎渡海鹽奪澈浦縣人倚之若巖城焉擢監南疆繹史

列傳十四卷

三

察御史喜星象律呂度數之學故與宗義善造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歷以進浙東隱山中貧甚貸田以食佐以醫卜丁未八月卒葬山陰

勘本曰案殘明東江丙戌歷書全氏跋云乙酉秋九月職方主事權知餘姚縣事王正中表曰伏以上天下澤頒朔以定民心治歷明時紀年以垂國統知大明之昭然斯餘分之不作臣正中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自高皇洗洪昏之日月頒之夏商列聖承復且之乾坤分其經緯豈意天崩地裂玉

改鼎淪幸遇主上飛龍會稽援戈江左而日官失御天學無傳雖百務未遑姑次第夫典禮乃一統為大將肇始夫春王一厲不來竟是誰家之天下千悔欲動難慰避地之遺民臣正中博訪異人親求巖穴有黃宗義者精革象之學任推祿之能爰成大明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歷一卷謹繕寫隨表上進以聞又別狀曰宗義係餘姚故監國御史贈太僕卿尊素于思宗皇帝所賜蔭方今以里社子從軍在左僉都御史孫嘉績部有詔優答宜付南疆繹史

列傳十四卷

三

史臣次年二月錄宗義從軍之勞并造歷功授職方主事尋與正中並為御史

古高易氏曰聿自我

朝應天順八入主中原時山海未靖四王迭起其自為正朔者尚十餘年節氣正閏晦朔互有不同也全氏言黃氏最精歷學曾通中西顧於滄海橫流之際一小試之以馭越之彈丸當山河之兩戒其亦可悲也夫

伏史曰監國君臣本無大畧授國政於悍帥民之

苦兵有甚於盜藉非董王諸臣力摧其鋒擁護孤
弱民之塗炭亦豈能歷一歲哉雖無救於亂亡然
支持一時卽受一時之賜及其亡也寧武侯王之
仁入海而敗將自沉旣而曰吾死此孰知名節乃
立旗幟張鼓吹揚帆直抵松江官軍兵謂其降也
護至金陵峨冠大袖肩輿而入都人聚觀制府令
其易服薙髮之仁笑曰我握兵柄爵通侯謀人國
事而無成歿固分也然葬于鯨鯢身歿不明後世
青史何以徵信故就此以求必且遂見殺嗚呼烈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三

矣論者謂其始降後悔并沒其節亦太過也憫之
附於魯臣之末

勘本曰王仲揭傳原本附於董戶部末觀其禦難
主兵薦才進麻是亦賢者之所爲也自應正名專
立一傳溫氏於寧武以江上之失故不爲立傳然
并削其名則苛矣案之仁首雖納款而能幡然自
新從錢忠介起義未雖喪師而能明目張膽至江
寧死節惟於畫江之役入方國安黨遂致終其身
不克有令名也吾甚惜之方甬上大狂生之泰忠

介起事也降紳謝三賓飛書以告而忠介書同時
至之仁具禽兩應之約是月十五日至鄆而當語
忠介客倪君曰歸致爾錢公具燕犒屆期以兵至
三賓侈然以爲殺忠介殺六狂生直俄頃耳乃大
合諸紳耆於城東演武場甫入坐之仁鞞中出三
賓書對衆朗誦三賓違避無地容突前欲奪之之
仁色變轉而向忠介曰是可殺却祭纛否語未旣
長刀夾之下三賓哀號跪階下斂頭無言請輸萬
金充饗諸耆爲之請命始釋之之仁此舉爽健有
豪傑氣惜乎錄其財不竟殺却致後來多所是非
惜乎已之中節爲國安所誤吁士君子取友固不
可不審也然以之較方鄭之徒則迥不侔矣勘本
附其名亦所以獎有終也

南疆釋史

列傳十四卷

四

南疆釋史勘本卷二十終

南疆釋史勘本卷二十一目錄

雪川溫氏原本

古高易氏勘定

列傳十五卷

張肯堂

吳鍾鐸 子福之坤

林塗

林汝翁

葉子器

劉中藻

陳世享等

朱繼祚

湯芬

林喟

郁廷諫

朱永祐

李向中

沈履祥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目錄

劉世勛

張名揚

林瑛

王朝相

劉潮等坤

右浙中閣部留守舟山殉節諸臣列傳第十五

○舟山環海原為昌國憲越王勾踐嘗欲置夫

差於甬東地即此明隸定海設叅將一員唐王

時命黃斌卿鎮之遂欲雄據其地魯王至不納

卒為定西侯張名振等所誅諸臣始得奉王以

居也夫魯監國自浙至甬連克郡縣謂非林塗

諸人力哉亦幾幾一成一旅之聚矣然卒無成

者天也大本已摧乃欲如枿以成林不亦遠

乎其後陸處者惟舟山二年耳

王師進攻歷年後下豈其地勢險要而固于兩

都與日非也語有云同黨執虎十夫撓推二人

伺心其利斷金蓋明之遺臣在焉舟山破而明

之遺臣盡矣其殉義多于兩都者何也曰當日

諸臣之不死者有二其一私妻子保富貴偷生

無恥之小人其一懷才未試抱中霄之忠矢田

單之智庶幾後王得當以報至舟山則二者之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目錄

一一

臣無矣慕富貴者必不至至者皆志在死忠者

也地未天荒鯨鯢為伍豈尚有餘望哉故君子

無責焉亦無褒焉褒之以其始至也非以其死

終也責之無可責焉至此而臣事畢矣雖然吾

聞之海上有十洲三島為神仙所聚安知諸君

子非以兵解而復神游其際也乎

○監國駐舟山當以華亭張太傅武進吳宗伯

為垂紳正笏之大臣也勘本於二傳纂補倍詳

而移其次於林傳之前

南疆釋史勘本卷二十一

列傳十五卷

張肯堂字載亭號鯉淵松江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
 知涪縣弭盜安民大著聲績擢御史流賊陷鳳陽皇
 陵震驚疏劾閣臣條上滅賊方畧尋出按福建時撫
 軍沈猶龍亦松產良吏同心勦撫寇氛少輯論功受
 賚還朝掌河南道條奏時事詞旨懇切帝多嘉納旋
 遷大理寺丞頃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初下車
 漳南大盜鄭芝龍以受撫官至總兵倚巢窟跋扈私
 招盜五十餘人報肯堂請留標下肯堂曰勦盜元戎
 職也未有朝命而擅受降不可即具疏入告得嚴旨
 悉論斬芝龍以此銜之南都立國選兵三千入衛令
 部將同蕃率之助防江壘葺褒美時汀漳間有賊數
 萬出沒剽掠肯堂勦撫並用踰年悉平南中亡芝龍
 弟鴻逵奉唐王至水口驛肯堂具啓迎王復以書言
 兩京淪沒陵寢暴露懷枕戈復讐之志而無其地流
 離蹈海幾作泐臣惟天南一片土先生保障以符中
 興高皇在大之靈實式憑之書至乃急約漳浦尙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

一

畫黃道周道周自浙馳至芝龍意猶豫而以弟鴻逵
 所迎勉就約秋七月唐王稱制進兵部尙書尋改左
 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因面陳恢復大計且言江干之
 禍皆由罪輔馬士英又加以棄主而逃今聞其在浙
 法所不赦以故王登極詔中即發其罪士英叩關自
 理七疏皆不納而芝龍力爲之請詔令其恢復杭州
 始申雪士英竟不得入芝龍益恨旋以曾妃參與政
 事具疏諫之妃恚王遂疎時芝龍無意恢復亦惡肯
 堂日以親征進勸思勦之用其私人郭必昌代爲巡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

二

撫奪其兵猶以盈戴功晉太子少師令總理留務造
 器轉餉八月命監臨福京鄉試葢外之也已而故尙
 書會櫻至詔肯堂以冢宰專掌院事而以銓事屬之
 櫻丙戌正月累疏請兵部加少保兼戶部工部尙書
 總制北征賜上方劍專理兵馬糧餉撫鎮以下許便
 宜從事其實皆空言爾孫茂滋方家居肯堂遣部下
 汝應元歸省之會吳淞兵起主之者夏允彝陳子龍
 也應元固雄俊人即以肯堂命奉茂滋發家財助軍
 王授應元爲御旗牌總兵官未幾兵敗徐孚遠浮海

來詣茂滋亦與應元至爲言吳淞事雖無濟而猶保聚相觀望倘有招者可一呼集遂上水師合戰之議請王親征由浙東而已以舟師由海道抵吳淞招諸軍爲犄角閣臣曹學佺力贊之謂微天之幸在此一舉當乘風疾發卽自捐餉一萬速其行肯堂請以太常卿朱永祐及趙玉成徐孚遠參其軍有周之夔者故蘇州推官舊與東林有隙至是起兵于家報國甚勇且熟海道亦用之以平海將軍周鶴芝將前軍定洋將軍辛一根將中軍樓船將軍林習將後軍詔晉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

三

也。不如振旅以爲後圖。肯堂因入其軍。鶴芝亦以盜起海上。至大將。然其忠順非芝。龍比肯堂出師。因欲以先鋒用芝。龍將降以書招鶴芝。計事故以兵來會。而道與肯堂遇。止之不信。旣至。知其降已決。遂與肯堂謀出師破海口諸城。大兵勢盛。鶴芝度不能抗。由閩入浙。有周洪益者。蕩湖伯。阮駿部將也。却肯堂於路。跟當入滄州。滄之總兵官黃斌卿留之。斌卿無遠畧。雖外致隆禮館於參將故署。而凡所進言皆弗納。但謀厚自封殖。以偷安海外。鶴芝故與日本國王善。議遣乞師有成約爲斌卿所沮。鶴芝怒入閩。斌卿乃自遣其弟孝卿副安昌王以行。日本以鶴芝不至。師不出。肯堂不得志。栽花種竹作寓生居。記以見志。貽書都御史黃宗義曰。銅槩之役。僕惡敢後。顧飄梗隨流。安假黃鶴之一羽。哉。皆指斌卿之擅命不肯與諸軍協力。而思據彈丸以老也。無何。張名振等奉魯監國至。力勸斌卿奉迎。不聽。諸軍與閩罪師斌卿戰。果敗。復求肯堂爲救。爲之上章待罪。請革心事。君名振等不可。斌卿死。監國入舟山。拜東閣大學士。遂虛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

四

所居邸以爲主宮時扈從至者大保沈宸荃以肯堂
耆德宿望讓爲首揆自以疾請休肯堂獨相加太傅
張名振之殺王朝先也爲力解之而不能得國事盡
歸名振肯堂亦不得有所豫飛書發使每多所沮終
日咄咄至憤恨不食然老成持正中外倚之翰之人
有將納女入宮者聞其嘗字人疏諫之監國遽却邸
中築雪交亭夾一梅一梨花開則雨頭相接嘗歎謂
汝應元及門下士蘇兆人曰此吾止水也兆人曰公
死兆人必不歎生嘗撫其孫茂滋顧應元曰下官一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

五

綬之託其在君乎應元曰諾於是驀然去披緇管陀
而兆人始終相從居二年辛卯八月 大兵至名振
奉監國搗吳淞命肯堂留守城中兵六千居民萬餘
協力堅禦當滄蕩湖伯阮駿激擊大洋風反師燬
大兵直抵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勛等固守力竭城陷
先一夕少保禮部尚書吳鍾繼至與作承訣詞因謂
家屬曰毋爲人辱比晨集雪交亭蟬玉南向坐聆其
四姬方周姜畢及豕婦沈氏卽茂滋母女孫茂漪並
先後就縊投水死諸婢僕婦之從死者復十九人噉

茂滋曰汝不可死然得全與否非吾所能必已甫引
纒家人報蘇儀部縊廡下亟呼酒往酌之曰君少待
我遂復入纒以卒九月二日也茂滋狂號欲共死中
軍將林志燦林桂掖之行甫出門而亂兵集茂滋脫
去志燦桂等格鬪死守備吳士俊家人張俊彭猷皆
絕脛死茂滋尋被執後賴應元與鄞諸生陸宇燦前
戶部董德傅等救之以免肯堂生平以用世爲學顧
皆不久其在未得展其所用乃遭喪亂之餘初翊戴
閩中事或可爲而扼於強帥動掣其肘已丑後則延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

六

殘息矣讀其寓生居記零丁惶恐之情猶在目前輒
令人黯然神傷

坵鯉淵先生寓生居記

張子以視師之役航海就黃侯虎痴于翁侯館余
參戎之署中有鸞池臺焉張子葺怡之踰兩春秋
稍成緒忽自咎曰余何人也茲何時也不養運甓
之神而反躬灌園之事余其有狂疾哉偶讀本草
寓生之木一名續斷則又慙然歎曰有是哉是木
之類余也夫是木之植本也不土而滋有似於丈

夫之志四方其埒物也匪膠而固有似於君子之交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雖然是木之自託其生也甚微而利天下之生也甚溥余安能比於斯木哉余也生世寡諧而姓名時爲人指以故不能爲有用之用如榱桷栝栢之大顯於時而又不能爲無用之用如擁腫拳曲之詭覆其短以至戴鼈三傾繁曠再具疆孤撐而羣賊之蚤先登而下射之浸假而朝宁之上荆棘生焉余因爲溝斷浸假而棄置之餘風波作焉余因爲梗飄浸假而師旅之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

七

命湯火蹈焉余因爲槎泛斯時身萍世絮命葉愁山直委此七尺以幾幸於死之得所而吾事畢矣寧計海上有島島中有廬廬傍有圃又有地主如黃侯舍蓋公堂下孺子楊乎夫既適然遇之則亦適然遇之而已聞之三宿桑下竺乾氏所訶而郭林宗逆旅一宿無間焚掃予嘗較其意趣以爲竺先生似伯夷蓋視天下無萬非累而是處欲祛之者也郭先生似柳下惠蓋視天下無萬非適而是處欲安之者也今余將空無生之累以就有道之

安則文山之牽舟住岸其視易京郢塢將孰險孰夷抑彼共榮悴於同臭之根而保貞莖於特生之幹亦若是則已矣若夫死不徒死必有補於綱常生不徒生必有裨於名教如茲木之佐俞扁而起膏肓則余方以此自期世亦以此相責非茲言所能槩也然而感慨係之矣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

八

勘本曰 大兵破舟山太傅閣部尙書華亭張公闔門殉節兵入其家至雪交亭下見遺骸二十有七有珥貂佩玉束帶地紳而中懸者公也有朱紫其衣珠翠其飾懸諸左右梁或纒絕而墜亦有浮出地面者則公之子嬭女孫諸姬及婢從是也癩之下冠服儼然者門人蘇儀部也亦有手利器而自勿與夫被兵死者則公之諸部將家人也於是大兵愕眙却步遷延太息而出且命屬其尸時汝都督應元已雉髮普陀名無凡曾受孤托於翌日入城謁帥府乞葬故主諸帥皆大怒訶曰爾主抗大命久拒 天兵爾餘孽也其竄伏之不暇敢來此收骨邪命驅出斬之無凡曰山僧本戴頭來祇

請假一日命得葬故主還就僇何如提督金礪故
好佛憫之曰是出家人姑貫之無凡遂昇公尸去
鄴之諸生聞性道者先入公邸眎之欲爲殯而棺
不可得至是借定海謝生歸昌及普陀僧心蓮募
鄉民同昇脊屬資從等尸出城無凡以火化之分
貯三大窰瘞普陀之茶山卽其所築寶稱菴後公
孫茂滋以俘入鄴次年無凡邀諸義士救之出道
梗公骨不得歸僅載木主附先塋後期禾幾茂
滋亦卒無凡乃終其身居菴以奉公墓撫遺於方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

九

外別有傳

古高易氏又曰歐虜鯤鼎先生以經世之學爲
循吏爲名諫臣爲賢節度而惜乎任之皆不久
用之皆不能盡其才入閩後稍稍可爲而復爲
芝龍所沮入舟山後則肅鹵定西平西蕩湖輩
方虎爭之際在朝公卿咸自危若朝露賴以至
誠宿望之調護其間也臨難與宗伯吳穉山先
生訣作絕命詞曰虛名廿載誤塵寰晚節空愁
學圃閒難賦歸來如靖節聊歌正氣續文山君

恩未報徒長恨臣道無虧在克艱留與千秋青
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後制府懸賞構此手蹟
一老兵得以獻賞之不受曰藉慰公昭忠之意
非羨金也事平雪交亭就圯其梅與梨獨無恙
一時亡國大夫睠念不置黃都御史梨洲接其
種於姚江之黃竹浦高武部葉菴字泰接其種
於甬江之萬竹嶼於是雪交之名有嗣而鯤鼎
之祀竟斬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

十

蘇兆人字寅侯吳江諸生少事華亭張太傅江南
失守亡命至海上監國以太傅相薦授中書舍人
進禮部主事嘗謂太傅曰先生佗日必死國事兆
人請先驅比江陰黃介子殉節傳其獄中詩至自
太傅與穉山吳宗伯而下皆和之兆人亦和之有
不改衣冠可爲士諛移頭面卽成魔句時海上諸
老晨夕聚處惟以一死相期舟山陷兆人書絕命
詞於襟上曰保髮嚴臣節扶明一死生孤忠惟自
許義重此身輕迺先請太傅下拜辭曰兆人行矣
卽縊於雪交亭之右廡全氏曰太傅於甲申前已

開府負天下重望不死固無以見魯衛之士儀部甫受荒朝一命而舍生恐後其有光師門不亦大乎且太傅斷無不死理儀部若惟恐其不決者而以身先之較之生祭文山首爲更苦

吳鍾巒字峻伯號樵山學者稱爲霞舟先生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少爲諸生出入文社講會者四十餘年海內推爲名宿而不得第晚以明經授光州學正遂籍光州比成進士年已五十有八矣授長興知縣時與諸生講學從者如雲顧以早潦相仍催科甚拙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

士

丙子校士錢肅樂出其門下已卯奄人崔璘以巡視鹽糧至守令見之皆蒲伏鍾巒獨長揖不屈璘怒中以蜚語削籍歸辛巳漣除左降官補紹興照磨遷桂林推官甲申閩國難絕而復蘇曰吾友馬素修必死矣福王南渡授吏部主事抵南雄而金陵亡子福之以起兵太湖死鍾巒轉赴閩中唐王以原官召轉員外郎痛陳國事時宰不悅鍾巒曰天下分崩資羣策猶恐不支今日何日尙欲拒人言耶時鄭氏專恣王忠之欲往贛州鍾巒曰閩海雖非立國之區然今日

所急者選鋒銳以進克復南昌聯絡吳楚以得長江猶可自固倘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則全閩震驚矣王不能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而閩又亡遯跡海濱嘗憤士夫多失節因作十願齋說寄意丁亥魯王入於海鄭彩以其軍奉之至中左所士大夫皆觀望不出鍾巒口出固無益也雖然不出則人心遂渙濟不濟以死繼之乃入朝拜通政使至則申明職掌言今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屑署也至所在游食江河者則又假造符璽販鬻官爵偃卧邱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僕御而云聚兵十萬以此聲聞徒致亂階臣請自後嚴加覈實集兵則稽其軍籍職官則考其勅符王是之晉禮部尙書原官如故兼督學政從王幸浙所至錄其士之秀者率見于王僕僕拜起人笑其迂鍾巒曰濟濟多士維周之禎可以亂世而失致士耶時朝政盡歸武臣公卿不得有所可否歎曰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死以圖恢復成敗尙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當此之時惟避世深山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

士

亦天下第一等事微幸以執功名禍福全聽諸人非
保身之學也都御史黃宗羲嘗招之居四明洞天鍾
巒谷以書曰故人有母固應言歸老生從王所在待
盡而已遂退居首陀辛卯秋舟山師潰乃慷慨謂人
曰昔者吾師高忠憲公與吾弟子李仲達死瑞歟吾
文馬君常死國難吾皆為詩哭之吾門生錢希聲從
亡而死吾于福之倡義而死吾亦為詩哭之今吾老
矣不及此時尋一塊乾淨土即一旦疾病死其何以
見先帝謝諸君於地下哉乃復渡海入城九月二日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 三

與留守閣部張肯堂談曰吾於前途待公至文廟右
廡設高座積薪其下捧先師神位舉火自焚賦絕命
詞曰只為同志催程急故遣臨行火浣衣時年七十
有五
公子福之字公介公第三子少聰穎年十五能文
侍父之任光州集諸名士角莛輒與對壘循例應
州試即成州諸生尋歸本邑重試童子軍即成邑
諸生歲試即成廩膳生貢試即成選貢生以故自
成童至弱冠無不以科名期福之亦雅自負落筆

不作凡近語與思怪字初閱之不可句讀徐解之
法廉井然非以艱深文淺易也讀書該博無所不
窺而尤留心經濟感時事亟嘗上箋於公曰天下
事無非兵理處今亂世非將畧兵法無以處事馭
人杜牧注孫子云得其一二者為小吏盡得其道
則可為大吏也今見當事統數百兵即譁矣大吏
見數十郡民即倉皇矣有地方之責者凡其地弁
將營卒縉紳耆老吏胥役隸以及盜賊土豪無不
留心著眼以法詰糾部勒之密必有心腹爪牙之
用則卒有事變可以制置公深異其言乙酉常州

破職方吳易起兵太湖福之約其友任源逵同就
總兵李氏軍以應之屢與 大兵戰越三月總兵
敗死福之自書其襟曰我生不辰遭此兵燹從李
勤王冒死不避血戰三月誓死不二再舉再克全
軍失利公既成仁我亦取義不揣小子敢附斯意
遂自沉於湖以死
撫遺曰諒哉有是父必有是子吳氏之後不斬矣
原本福之名列太湖義兵於體例非是案吳氏之

先本無錫人有遠祖以革除去御史官而歸隱者
三遷至武進之橫林既卒而葬遂家於此震舟先
生年未三十卽嶽嶽稱人師著有周易卦說大學
衍注震舟樵巷語錄藏於家泊至海上有稚山集
行世弱冠時讀王文成傳習錄悅之繼遊於釋氏
又習養生家言已開顧端文講學東林書院執經
以從遂盡棄所學一意澹泊之旨又遊高忠憲之
門復以孫文介困思鈔爲宗主其門下最著者爲
江陰李忠毅應昇忠毅以進士入臺忤魏奄緹騎
逮入京道武進先生猶青衿也乃逆之歸家具飲
餞忠毅歎曰此後莫令吾見更讀書曰弗爲真讀
書人則已耳稍讀之庸何傷忠毅笑曰然則莫令
從真先生讀書乎因相與訂婚姻而夫任長興後
既削籍襍被登舟語士民之送於郊者曰吾宦於
此有三樂一爲哉山先生來弔丁君長孺得與證
明所學一爲重九日登烏瞻山一爲丙子校士得
錢生肅樂也性本恬淡及罷去卽有投老志宜興
再相頗以延攬清流爲事遣所知通意許爲之登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

五

啟事笑奮之曰公爲山巨源請容我爲稽叔夜公
爲富彥國請容我爲邵堯夫宜興初不樂而脉之
泊如也所作十願齋說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
願其登科第再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乞靈
於西竺之三軍終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
生事仇又集累朝革命間諸忠上自夷齊下迄邈
國名曰歲寒松柏集時流離海上或有勸之歸者
復作止歸說以謝之

節錄震舟先生歲寒松柏集客問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

六

客有問曰諸君子之死節誠忠矣然無救於國之
亡也子何述焉應之曰子不云乎歲寒知松柏歎
知之晚也夫諸君子皆公忠直亮之臣較然不欺
其志者也臨難而能勵其操必授命而能盡其職
使人主早知而用之用爲宰執則如中國相司馬
而遼邊息警用爲諫議則如漢廷有汲黯而淮南
寢謀用爲鎮帥則如軍中有范韓而西賊破膽又
爰得有亡國事乎惟不知而不用卽用之而不柄
用漸且憚其方正而疏之惑於讒佞而斥之甚且

錮其黨而并其同道之朋一空之於是高爵厚祿徒以參養庸碌貪鄙之輩相與招權納賄阻塞賢路天下之事日就敗壞而不爲補救及其亡也奉身鼠竄反顏事仇嗟嗟烈女不更二夫况薦枕席於手刃其夫之人乎若輩之罔尙足食耶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吾將以告後世人主之誤於小人而後知君子者又烏容以無進客又問曰諸君子之抗節者誠清矣曷不死之應之曰記云君子謀人之國國亡則死之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諸君子皆不柄用未嘗與謀軍國事易曰介于石不終日儉德避難夫安得死之守吾義焉耳曰然則恢復可乎曰事去矣是非其力所能及也存吾志耳志在恢復環堵之中不汙異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老終非其臣也是故商之亡不亡於牧野之倒戈而亡於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於皇亭之出璽而亡於柴市之臨刑國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

七

以一人存此之謂也又曰子謂空言無補將謂春秋之作曾不足以存周乎客乃慨然而退

林塗字子野福州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海寧知縣有能名邑有妖人以劍術惑眾能緣壁走伏水中一二日不出聚黨千人闖都城陷將舉事塗即捕殺之南都覆杭州不守兵士乘亂鼓譟環署乞餉塗罪其爲首者而如其所請以城孤不能存棄官歸閩中唐王立召之欲置左右黃道周督師請偕行以戶部員外郎司餉改監察御史往諭浙西行至贛州以典銓缺人召還授吏部文選員外郎立職清峻一時請托遂絕從王至汀州江楚迎駕者疏沓至王欲出汀入贛聞大兵已渡閩蔽江而下遂倉猝西行羣臣不能從塗號勸返寇匿山中時歌時哭有所憤激形之篇章讀者無不泣下丁亥七月魯王監國航海至長垣郡邑嚮應鄉兵擁之爲主是冬十月塗別于父曰兒當死久矣作令城不守當死扈王事不終當死若再苟延恐以不令之名貽父母羞乃易履負戈襍旅徒中攻福清身被數創猶勒兵戰流矢中喉死其宗人

南疆釋史

列傳十五卷

六